

看见宿主一点犹豫都没有便把“生命之源”送给了神灵，7480肉疼得直抽抽。

“主人，那可是SSS级金手指。你知道SSS级是什么概念吗？主神麾下有很多任务者，等级从Z排到SSS。所以说，SSS就是所有任务者的天花板。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已经是最接近神的人。

“拥有了SSS级金手指，你也会成为SSS级任务者！主人，你失去了一步登天的机会。”7480捶胸顿足地说道。

“我一直在想，主神的金手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庄理用指关节轻轻按揉眉心，语气缓沉。

“当然是用他的神力凝结而成的呀！”7480不假思索地答道。

庄理轻蔑地笑了：“一个靠掠夺别人的力量而存活下来的强盗，你觉得他会舍得把自己的神力拿出来赏赐给你们这些低贱的系统或任务者吗？”

7480被问住了。对哦！主神连任务者的气运都要抢走，他能把自己的神力分享给别人吗？

庄理缓缓说道：“这些金手指要么是已经死去的任务者原本就具备的技能，要么是你们这些系统曾经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

“羊毛出在羊身上。摆放在系统商城里贩卖的这些金手指

不是主神的恩赐，是亡魂的遗物。”

7480：“……”

“主人你别吓我！以后我都不敢打开商城了。”7480 抖得像风中的落叶。它越听越觉得疼人！

庄理的语气冰冷：“永生不死是神灵的特权。这颗‘生命之源’必定是神力凝结而成的。你觉得你们的主神舍得把自己的力量让渡给你们吗？”

“他不会的！他小气得要死！”7480 对主神竟然产生了怨气。这个狗东西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

“是的，他不会，所以这枚饱含神力的宝石是从哪里来的呢？”庄理沉吟道。

7480 不断摇头：“主人，我真的猜不到啊！”

“饱含神力的宝石当然是从神灵那里得到的。唯有神灵才能孕育神力。”

庄理冷笑道：“我不知道你的主神掠夺了多少平行宇宙，又杀死了多少神灵。但是我敢肯定，这颗宝石绝对不属于他。他只是一个强盗。”

庄理缓缓说道：“所以，我把这颗宝石送给雷冥有什么问题吗？这或许原本就是他的东西。”

7480 连忙摆手：“没问题，没问题，主人你爱送什么都可以。我只是担心你在接下来的穿越中会遇见危险。有了这颗宝石你就能保命了。”

“这里有很多种方法可以保命，你不用担心。”庄理用细长的指尖点了点自己眉心。

这下，7480 没话说了。宿主最大的金手指就是他的脑袋，只要这颗脑袋还在，他就能赢。

“你的等级提升了吗？”庄理问道。

7480 这才回神，连忙查看自己的编号，兴奋道：“主人，我现在变成 D7480 了！我升得好快啊！”

2

虽然宿主已经猜到了绝大部分事实，但 7480 还是把相关的剧情介绍了一下。

“主人，你父亲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你母亲很早就过世了，你和你姐姐都是父亲教养长大的。你父亲虽然留过洋，接受过西式教育，却很看不起女人，所以并没有让你姐姐读书。

“你姐姐是典型的旧式女子，而你是个傻子。你们姐弟俩都撑不起家业，所以你父亲又过继了大哥的儿子当嗣子。

“刚才那个胖男人明面上是你和你姐姐的兄长，其实只是你们的堂兄。他现在继承了你父亲的遗产。

“剧本里面明明白白写着，你堂兄要卖你的书，刺激到了你。你是个傻子，发疯的时候不管不顾，逮着对方的胳膊咬了一口。你堂兄气急之下让一帮仆人活活把你打死了。

“你姐姐为了替你伸冤就跑到上海去找她的未婚夫。这桩婚事是老一辈定下的，算娃娃亲。

“这个未婚夫是个学者，在大学里当老师，教外国文学，本身没什么能力，但他有一个好大哥。他哥哥是这个国家实力最强的军阀，谁都不敢惹。所以你姐姐要去找这位大哥。

“哪知道你姐姐人还在火车上，这个未婚夫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宣布与你姐姐解除了婚约。

“你姐姐难堪极了，却还是硬着头皮找上门，想求未婚夫的大哥帮忙。但她并未见到大哥，反而被未婚夫赶出了家门。

“你姐姐离开之后就消失了，再没有出现过。剧本里面有关于你们姐弟俩的记载就这么一些。照目前的情形来看，你姐姐的确重生了，她刚才帮你避过了死劫。”

7480 哗啦啦地翻着剧本，兴致勃勃地说道：“你，你姐姐，包括你姐姐的未婚夫，都是这个故事里的炮灰。真正的主角是你姐姐的未婚夫疯狂追求的那个女人。她才是这个世界的命运之子。这个剧本是描写她如何在这个落后的时代一步一步成为大明星的。”

庄理对所谓的命运之子的人生完全不感兴趣。

他直接问道：“雷冥在这个世界是什么身份？”发生了上个世界的意外，他已经没有玩心了。他必须马上找到爱人。

“他就是你姐姐的未婚夫的大哥呀！他是神灵嘛，在每一个小世界的身份地位都很高。当然啦，他的下场也很惨，死在了对日大战中，还导致这个国家被日本人占领，成了民族罪人。在主神的剧本里，他也是一个炮灰。”

7480 舔了舔手指头，一边翻剧本一边说道：“你们两家人都是炮灰，在女主的故事里连背景板都算不上。这个剧本的名字叫做《传奇影星》，是写女主在这个时代混娱乐圈的，很有意思。”

“是嘛，如果让我查出雷冥的死亡与她存在直接关联，我会让她的人生变得更有意思。”庄理冷笑道。

7480：“……”

它把剧本扔在地上踩了两脚，默默吐槽：呸！什么破剧本，看了有卵用！宿主一出手，所有剧情都会被打乱！

“我要尽快找到雷冥。”庄理在心里斩钉截铁地说道。

与此同时，抱着他的少女也坚定说道：“这里不安全，姐姐要带你去上海。”

姐弟俩一句交流都没有就达成了共识。

三天后，庄理头顶貂绒小帽，身穿鸦青色长衫，外罩一件淡蓝棉袄，脚踩一双半旧棉鞋，站在了一栋中式大宅子前。

宅门口蹲着两头威武的石狮子，正双目圆睁地瞪视姐弟俩。

天空落下霏霏细雨，打湿了门前的青苔，冷风徐徐吹来，冻得人脊背凉透。

南方的冬天很少下雪，却是冰冷刺骨的。

庄理的姐姐，也就是庄流云，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棉袄，

下着黑色马面裙，头发梳成一根油亮的大辫，自然垂落胸前，鬓边插着一朵白色绒花，完全是为亲人守孝的打扮。

饶是穿戴得如此素净沉闷，她的小脸依然美得惊人，像是一朵盛开在幽夜的白昙。

庄理侧头看她，实在不明白那个未婚夫到底哪点看不上她。

这一路走来，他已经对这个姐姐足够了解，也足够喜爱。

庄流云善良温柔、细心体贴，有什么好东西都紧着弟弟吃，自己随随便便对付过去。

庄理一句话都未曾与她说过，她却能不厌其烦地与庄理聊天，指着沿途的风景讲解外面的世界，没有一丝一毫嫌弃。

她从来没把庄理当成累赘，反倒处处呵护，事事小心。

在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乱世，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已是千难万难，更何况还要照顾一个拖油瓶？

庄流云的外表是脆弱的，内心却十分强大。她不但照顾好了自己，更照顾好了弟弟。她拥有温暖的力量。

而庄理喜欢这样的温暖，所以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原主。要知道，在以往，庄理根本就懒得掩饰自己与原主的不同。

所以庄流云完全不知道弟弟已经换人了，这会儿正从藤条箱里翻出一条披风，裹在弟弟身上，心疼地说道：“小宝的手都冻僵了，是姐姐给小宝的衣服穿少了，都怪姐姐。”

庄理睁着漆黑的眼睛看她，脸上没什么表情。

庄流云仔仔细细拢好弟弟的领口，完全顾不上自己已经冻得通红的双手。

“我看见池冥大哥的汽车就停在路口，他应该在家的。”庄流云呢喃道：“姐姐进去找池冥大哥借点钱就走。池冥大哥是好人，上辈子他送给姐姐一大笔钱，姐姐自尊心太强，没要。这次不行了，姐姐还带着你，姐姐身上不能没有钱。姐姐得给你找一个宽敞、明亮又温暖的地方住。姐姐不会让你受苦的。”

由于弟弟的沉默，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自言自语。

她以为弟弟是个傻子，什么都听不懂，所以说话从来不顾忌。

这种相处模式是寂静的，却也带给她格外轻松的感觉。如果没有地方可以诉说上一世的苦痛，她早晚会疯掉。

也因此，庄理从她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她上辈子离开池家后在外面受了很多苦。给人洗过衣服、当过保姆，还爱上了一个表里不一的禽兽。

那个男人骗光了她的钱之后便把她卖进一家专门招待日本人的妓院。

要不是有一个匿名的好心人把她赎出来，她一定会被日本人折磨死。

不过最后她还是不得善终。

池冥战死后没多久，她被人套上麻袋扔进了滚滚黄浦江，消失在了冰冷的浪涛中。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杀，凶手又是谁。但她却知道，好心把自己赎出妓院的人一定是池冥。

所以她最信任的人除了沉默不语的弟弟就是池冥。

此刻，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走上台阶，敲响了厚重的大门。

一名士兵从角门探出头来，上下打量姐弟俩，似乎是觉得两人没有威胁，这才放松戒备，问道：“你们找谁？”

“这是家父的帖子，烦请您交给池冥大哥，就说老家的妹妹来探望他了。”庄流云把保存得极好的一张名帖递过去。

庄父是大文豪，他的名头还是很有用的。

看清名帖上龙飞凤舞的字迹，士兵连忙进去了。他走过回廊，入了前厅，双手捧着名帖递给坐在上首的高大男子。

男子身材健硕，长相俊伟，眉心只是轻轻一皱，威严的气场便扩散开来。

坐在他下首的几名军官自动自发地消了音，紧张地等待。

最为年轻的一名军官试探道：“大帅，您遇见什么难事了吗？”

“池诚欠的债找上门来了。”池冥把名帖递给年轻军官，语气透着不满：“解除婚约本该当面谈，互相商量，该赔罪的赔罪，该道歉的道歉，女方若是不应，男方就该担起责任。他倒好，报纸上刊登一条启事就算完了。”

“这女子倒也倔强，竟然自己找来了。”年轻军官摇头叹息。

“今天的事就先谈到这里，你们都散了吧，我要招待客人。”池冥无奈摆手。

“大帅，需要属下帮这位娇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吗？”年轻军官躬身问道。

“嗯，在附近给她找个安全的住所吧，我这里不便让她长住。”池冥站起身，走向偏厅，冲侍从摆手：“你去把人带进来。”

这栋宅子占地广袤，从街头到街尾全是池家的地界，能同时容纳几百人居住。但池冥却根本没打算让庄流云住进来。第一，她是一个女人，不方便与一群军队的大老粗住一块儿；第二，此处是他办公的地方，存放很多机密，不便让外人靠近。

年轻军官和侍从并肩朝外走，未曾打开角门把人唤进来，而是开了大门以礼相迎。庄流云毕竟是庄老的遗孤，他们不好欺负一个弱女子。

听见大门吱吱嘎嘎敞开的声音，庄流云抬头看去。

霏霏细雨沾湿了她漆黑澄澈的瞳，也沾湿了她苍白的脸颊，令她像个瓷娃娃一般脆弱。她手里牵着一个眼瞳更为漆黑深邃的少年，少年俊美的五官宛若西洋画片上的天使，格外纯洁无辜。

看见这精致得不似真人的姐弟俩，年轻军官愣住了。

他完全没想到池二少的旧式未婚妻竟是这样一副模样。
旧式女子的腐朽在她身上半点也不见。

她是朝气蓬勃的，也是美丽灵动的，更是孱弱可怜的。
看见她紧张不安地咬住唇瓣，怯生生地看过来，年轻军官冷硬的心肠竟微微刺痛了一瞬。

他连忙侧过身子避让到一旁，伸手相邀：“庄小姐，庄少爷，大帅在里面等你们，请进。”

“谢谢你。”庄流云认得这个男人。上辈子，池冥大哥每次都会让他来给她送钱，却都被她拒绝了。

这也是一个好人。

思及此，庄流云抿着带有几个小牙印的通红的唇，冲男人感激一笑。

年轻军官眸色微暗，面上却严肃依旧，只是略一点头就越过庄流云离开了。

走出去五六米，他回过头，默默看着姐弟俩消失在蜿蜒的回廊。

3

还未见到庄流云的时候，池冥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了对方的形象。一个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长大的旧式女子，她必然是胆小怯懦没有主见的。

池冥不喜欢这样的女人，也不耐烦应付这样的女人，所以早已命人拿来一个装满银元的匣子，准备把人打发走。

庄流云牵着庄理走进来时，他正用指关节轻轻敲击钱匣，面容十分威严冷肃。

然后，他的目光就凝固了，敲匣子的指关节僵在匣盖上。

庄流云的神态，穿着，举止，与他想象的一模一样。这的确是一个旧式女子，有着这类人惯有的胆小、怯弱、仓皇、无助。

然而，她手里却还牵着一个少年。少年细瘦得像一株杨柳，全身都裹在一条黑色的大披风里，头上戴着貂绒小帽，脖子上也围着一圈貂绒小领，越发显得脸小眼大，可怜可爱。

少年的皮肤像雪一样白，眼珠子却比庄流云身上的黑色绸布还黑，此时正乌溜溜地看过来，里面充斥着好奇与懵懂。他的脸颊被冷风吹得红润，鼻尖也透着一点粉，像是街面上的匠人用粉团子捏出来的人。

池冥的脑子空白了一瞬，回过神之后立刻伸手说道：“庄小姐请坐，这位是？”

他当然知道小少年是什么人，他只是想确认一遍。

庄流云把弟弟往前推了推，低不可闻地说道：“小宝，这就是池冥大哥，快叫人啊。”

庄理往前挪了两小步，紧接着又挪回去，眼睛始终盯着池冥，却死活不开口打招呼。

庄流云脸颊通红地说道：“池冥大哥，这是我弟弟庄理。他的情况我父亲应该跟您说过吧？他和普通人不一样，脑子有

点钝，平时不怎么讲话，所以没法跟您打招呼。抱歉，是我们失礼了。”

“没关系，你们坐吧。”池冥紧紧盯着庄理。

庄理也直勾勾地看着池冥，眼里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情绪。

7480 好奇道：“主人，你怎么不跟神灵说话？”

“啊，我不准备说话了。我要看看，如果我是个傻子，池冥会怎么办。”庄理在心中轻笑：“这个游戏很好玩，我喜欢。”

7480：“.....”宿主的恶趣味什么时候能改改？

庄流云拉着弟弟在池冥对面坐下，忐忑不安地说起了自己的事：“家里已经没有我和小宝的容身之地，所以我们就离开了。在火车上，我通过报纸看见了池诚的公告，池冥大哥您放心，我不是来找他理论的，我就是带小宝来拜访一下您。以后我们打算在上海生活。”

庄流云紧张不安地抠着裙子上的流苏。

庄理把目光从池冥身上移开，看向了被他捧在手里的白瓷茶杯，黑漆漆的眼睛像幽深的潭。他仿佛对茶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池冥拿起摆放在桌上的另一杯热茶，递给庄理，柔声询问：“想喝茶？”

庄理的目光顺着被举高的茶杯又落回了池冥脸上。

被他安安静静、无比专注地凝视着，池冥竟觉得心里一

荡，继而胸口就热了。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

庄流云连忙摆手：“池大哥你别给他装满水的杯子，他会砸掉的。”

池冥却对庄流云的话充耳不闻，将少年柔软细嫩的手指轻轻掰开，把茶杯放进他手心，又掌着他的手腕，慢慢递送到他嘴边，语气前所未有的温柔：“来，喝茶，慢点喝，小心呛到。”

庄理抿紧的薄唇在杯沿地贴合下开启了一条缝，粉红的小舌尖探了出来。

池冥眸色暗沉了一瞬，却还是稳稳地掌着少年的手腕，教他如何喝茶。

他的另一只手捧着少年精致的下颌，随时准备接住从少年唇边漏掉的茶水。这份细心体贴完全不输于庄流云。

庄理咕咚咕咚喝了两口茶，表情还是懵懂的，眼眸却比之前亮了一些。

“我喜欢这种相处模式。”他在脑内兴致勃勃地说道：“决定了，这辈子我要当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少爷。”

7480：“.....主人你高兴就好。”

池冥专注地看着默默喝水的庄理，唇角不知不觉扬起一抹愉悦的弧度。

他用指腹抹掉少年嘴角的水渍，这才看向庄流云，严肃道：“你一个女人带着弟弟在上海生活可不容易。”

庄流云生怕他把自己送回去，连忙说道：“池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了。这会儿，我兄长应该已经看见池诚与我解除婚约的报纸。如果我回去了，他一定会把我嫁出去，那样我弟弟就没人照顾了。”

她眼眶通红地看了庄理一眼，哀伤道：“池大哥您刚才也看见了，小宝连水都不会喝。我实在不放心把他交给别人。”

池冥沉吟道：“小宝？这是你弟弟的小名吗？”他的关注点完全跑偏了。

还没诉完苦的庄流云：“.....”

“是的，家里人都这么叫他。”庄流云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答。

庄理已经把茶水喝完了，池冥拿走茶杯之后却还握着他细细的手腕，轻声试探：“小宝，宝宝？”

他展颜笑了，威严的气场一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颌首道：“这个名字挺好的。我以后也叫你小宝好吗？”

他慎重其事地询问庄理，并不因为外界的传言而把对方当成傻子戏弄。他把庄理看作一个平等的人，只是这个人年纪尚小，还什么都不懂。

不过没关系，他以后可以慢慢教，他有的是耐心。

庄理眨着漆黑的眼瞳看池冥，末了低下头，用指尖戳了戳池冥依然握着自己手腕的手背。

池冥的手背瞬间泛出一层鸡皮疙瘩，难以言喻的酥麻感

经由皮肤传导至全身。这轻轻一戳命中的不仅仅是他的身体，还有心扉。

他越发握紧少年的手腕，温柔低语：“小宝，你同意了是吗？”

庄理自然不会搭理他。

池冥却心满意足地捏了捏少年还带着一点婴儿肥的脸颊。

庄流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打好的腹稿池冥一句都没接，注意力竟然全都在弟弟身上。

就在这时，一名仆从端着一碗洗干净的水果走进来，摆放在桌上。

池冥终于放开庄理的手腕，拿起一个苹果，用小刀慢慢削皮，并拍板道：“那你就带着小宝在上海住下吧，别回去了。”

“谢谢池大哥！”庄流云喜出望外。

池冥是上海王，她若是想在上海定居，日后总少不了求到池冥头上。这辈子她不会再逞强了，弟弟从来没吃过苦，她不能让弟弟跟着自己过上辈子那样的生活。

池冥把削好的水果切成丁，用牙签插着送到庄理嘴边。

庄理没张口，只是眨着黑漆漆的眼睛看向池冥。

池冥露出无奈的表情，却还是把苹果轻轻触在少年殷红的唇上，轻声诱哄：“小宝尝一口，这是甜的。”

庄理伸出舌尖舔了舔苹果，这才用牙齿咬住。

池冥又连忙说道：“慢点，小心舌头被牙签扎着。”

庄理一边嚼苹果一边在心里喟叹。“真舒服。”

7480：“.....”酸了酸了，这种被娇惯的生活它也要！

池冥连续喂了庄理五六块苹果，看见少年弯起狭长的眼，露出餍足的表情，他自己也满足地笑了。

从仆从手中接过一条湿帕子，给庄理擦了擦嘴角，然后又擦了擦自己的手，池冥才问起正事：“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庄流云已经看呆了。在见到池冥之前，她完全无法想象这个人会是如此细心，温柔，体贴。他把弟弟照顾得很好，没有一点儿的不耐烦。

“我，我准备在上海找一份工作，这样我就能养活小宝。”庄流云压下满心震撼，认真说道。

“你会什么？”池冥摘掉庄理的貂绒小帽，用指尖轻轻梳理庄理被压塌的小卷毛。

庄理眯着眼靠倒在椅背上，像一只被顺毛的猫。

庄流云：“.....”她觉得自己才是外人。弟弟已经不是自己的弟弟，是池冥大哥的弟弟了。

“我会刺绣。我可以去布庄给人当绣娘。”这是庄流云唯一拿得出手的技能。

池冥却冷酷地说道：“现在的人都喜欢穿进口布料做成的衣服，布庄很久没招绣娘了。你找不到工作的。”

庄流云涨红了脸颊，呐呐不能言。上辈子她从未与池大

哥交谈过，竟是不知他说话如此戳心。不过这也难怪，他是上海最有权势的男人，他不用照顾任何人的感受。

而且他说得也没错，刺绣并不能养活自己和弟弟。

庄流云羞愧地低下头，眼睛红了一圈。

庄理却在这时伸出手，握住了她冰冷的指尖。

庄流云猛然抬头，惊喜地看着他，问道：“小宝，你是在安慰姐姐吗？”

庄理一言不发，只是轻轻晃动着两人牵在一起的手。

庄流云马上不难过了，擦掉眼角的泪，坚定说道：“池大哥，我不会的东西有很多，但是我可以学。我想请您帮我找一份工作，无论多苦多累，我都会把工作干好。我不会让小宝跟着我吃苦。”

“可他跟着你注定会吃苦。你一个女人能找到什么好工作？你给不了他以前那样的生活。”池冥毫不留情地打击着庄流云的积极性。

他想把小宝留下就必须让庄流云明白，在上海，她一个女人带着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是过不下去的。除了他，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

4

庄流云被池冥说的绝望了。

的确，她从小在深闺中长大，什么都不懂，哪怕比别人多了一世的经历也只会给人洗衣做饭当保姆而已。她养活自己

一个人都够呛，更何况从小就娇生惯养的弟弟？

“我，我——”

我还可以去别人家当女佣——这是庄流云的真实想法，但她却不敢说出口。池大哥听了之后一定会笑话她，然后打着为她好的名义把她送回老家。

如此，她带着弟弟千辛万苦逃出来还有什么意义？

就在庄流云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时，一只橘黄的肥猫跑进偏厅，径直朝庄理奔去。它似乎对庄理的长披风十分感兴趣，用爪子不停地挠。

庄理抬起脚尖，轻轻碰了碰肥猫的小鼻子。

池冥的脸色阴沉下来。

他弯腰，掀开披风，握住庄理的脚踝问道：“你怎么给小宝穿棉鞋？你不知道南方的冬天非常湿冷，走在外面棉鞋很容易浸水吗？”

他极其不满地说道：“小宝的鞋尖都湿透了。他不知冷热寒暑，被冻着了也不会跟别人说，难道你也不知吗？”话落冲仆役扬起手，勒令道：“打一盆热水过来，再烧一盆炭火。”

屋里有水汀，但是这点热度对脚趾头被冻僵的人来说是不够的。

两名仆从很快就端着热水和炭火走进来，其中一个伸出手，准备为庄理脱鞋洗脚，池冥却摆摆手，把对方遣退。

他单膝跪地，亲手脱掉庄理的半旧棉鞋，解开已湿透的

白袜，把这双冻得僵冷的小脚放进热乎乎的水盆里。

少年的脚趾头与他的人一样，也是白嫩小巧的，指甲盖圆乎乎，脚底板软嫩嫩，捧在手心像捧着两个面粉团子。

池冥捏了捏少年的脚趾头，心尖也跟着颤了颤。

他在克制自己莫名升腾的欲望，这欲望名为保护，更名为占有。也因此，大冷的天，他的鼻尖竟冒出一层细汗。

他把这双可爱的小脚浸入水中，从足尖到脚后跟都仔细揉搓了一遍，又名仆从添了一点热水，这才认真叮嘱：“小宝，好好泡一泡脚，别动弹。你的皮肤都是冰的。”

庄理垂眸看着池冥的发顶，喟叹道：“小智障，看见了吗，这才是生活。”

7480：“……”酸了酸了，它也想有人帮自己搓脚。

庄流云看呆了。就算再长两个脑袋她也无法想象池冥给人洗脚是什么模样。

发现庄理的脚趾头在热水里不安分地上翘下勾，池冥低沉地笑了两声。

他从仆人手里接过干净的湿帕子擦了擦手，然后紧挨着庄理坐下，用手掌压着庄理的膝盖，以防他胡乱动弹打翻水盆，这才看向庄流云，冷冷斥责：“你还说你不放心把小宝交给别人照顾，我看你对他的照顾也不怎么经心。明知道南方连日阴雨，出门的时候你就不该给他穿棉鞋。”

他指着一名侍从说道：“你马上去瑞蚨祥买一双皮鞋回

来，尺码是二十三公分。”

庄理脚刚好是二十三公分长，池冥用手掌一量就知道了。

庄流云把自己同样湿透的绣鞋藏进裙摆里，难过道：“池大哥，我也想给小宝穿皮鞋，可他的皮鞋全都被兄长拿去卖掉了。小宝身上的衣服还是我花钱从当铺里赎出来的。”

池冥轻轻揉了揉少年的一头小卷毛，表情温柔，等少年弯腰去摸地上的肥猫时才脸色阴沉地说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你爹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庄流云咬住下唇，想哭也不敢哭出声。池冥大哥不知道，那人不止是狼，还是鬼！上辈子他活活把小宝打死了！

“庄家的一切都是小宝的，与他一个外人有何干系。”池冥沉声说道：“我会派人把庄家的财产带回上海。其中一半是你的嫁妆，你自己拿去，该嫁人还是得嫁人，不要为了小宝耽误自己的青春年华。”

庄流云感激涕零地道谢，脸上满满都是惊喜。

她完全没意识到池冥这番话的重点是催自己嫁人。

只这一会儿功夫，盆里的水已经凉了。

池冥弯腰把庄理的小脚捧出来，放在自己膝盖上，用帕子慢慢擦干，连指头缝也没漏掉。

站在厅里的一众仆役全都看傻了。他们从未见过大帅如此温柔的一面。

庄理抱着肥猫仰倒在椅子上，双脚横搁在池冥腿上，狭长双眼微微眯缝着，细长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捋着猫毛。

肥猫在他怀里舒服地打着呼噜，还伸出舌尖舔了舔自己的小爪子。

一人一猫从神态到动作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池冥看得想笑，素来冷厉的脸庞此刻竟布满难以言喻的温柔。

坐在一旁的庄流云再三说道：“谢谢您池大哥，真的太感谢您了。有了这笔遗产，小宝就不用跟着我受苦了。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他。”

池冥把一双厚厚的棉袜套在庄理白嫩的小脚上，问道：“你又能照顾他几年呢？”

“我可以照顾他一辈子。我不嫁人，我就守着小宝。”庄流云当场宣誓。经历过上辈子的背叛和伤害，她早已经对爱情产生了恐惧。

这个答案绝对不是池冥想要的，于是他脸色阴沉下来。

偏在这时，一名仆从拿着一个精致的鞋盒走进来，毕恭毕敬地说道：“大帅，小少爷的鞋子买回来了。”

姐弟俩刚进门的时候，这些人还管庄理叫庄二少，态度温和有礼，却透着疏离。如今不用池冥吩咐，他们就已经全部改口叫庄理小少爷，由此可见池宅的仆从是多么善于察言观色。

池冥接过鞋盒之后打开看了看，确定鞋子做工精良才往庄理脚上套。

“新皮鞋一般都会打脚，我先给小宝试试大小，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你们拿去换，合适的话你们就把鞋子带下去，用浸透白醋的棉布裹住鞋口的一圈皮革，在开着水汀的暖房里晾一夜，明天皮革变软了再拿来给小宝穿。”池冥仔细叮嘱。

几名仆从一边听一边慎重点头。

池冥转而看向庄流云，语气加重：“我与庄伯父常有书信往来，我知道小宝的情况。他惯于沉默，渴了、饿了、冷了、热了、疼了，他从不开口述说。然而他不说，你不能想不到，你得事事为他考虑在前面。

“而且你要知道，你毕竟是女子，小宝渐渐长大了，很多事情你不方便照顾。血缘关系再怎么浓厚，男女终究是有别的。”

庄流云低下头，竟是羞愧地快哭了。她满以为自己已经把小宝照顾得很好，见到池冥大哥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无微不至。她根本没有设身处地为小宝着想过。

难怪池大哥能当上大元帅，他为人处世真的很厉害。

庄流云用崇拜而又感激的目光看着池冥，连连保证自己以后会更细心地照顾弟弟。

池冥见她冥顽不灵，自己的心思又不好说破，只得无奈摆手，“行了，你们一路走来也累了，我这就命人摆饭。”

一名仆从立刻去厨房端饭，另有一名仆从捧着一双崭新的棉拖鞋走进来，并未自作主张地给小少爷穿上，而是递给了大帅。

池冥果然接过拖鞋，亲手给庄理穿上，却依然把庄理的双足搁在自己膝头。

庄理抱着肥猫窝在椅子上，眯眼聆听自家爱人和自家姐姐的谈话。

这两个人也是有趣，一个明示暗示，夹枪带棍；一个懵懂无知全不接茬，竟然也能聊这么久。

热腾腾的饭菜很快就摆满了餐桌。庄流云和池冥这才结束鸡同鸭讲，一起伸出手去牵庄理。

庄理却抱着肥猫窝在椅子上，不肯挪动。

“你去吃吧，我来给小宝喂饭。”池冥一脸无奈，嘴角却忍不住上扬。

“这怎么好意思，还是我自己来喂吧。”庄流云连忙弯下腰，打开自己带来的藤箱。

箱子里装有几条围兜，都是小宝吃饭的时候穿戴的。他真的一点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平时全靠保姆照顾。

等庄流云好不容易把围兜翻出来的时候，池冥已经把一条白色餐巾垫在庄理领口，盛了一碗软糯的白米饭，泡上鲜浓的鸡汤，拌上鸡蛋羹和一些肉丸子，一勺一勺喂给庄理。

他没有一点的不耐烦，也不粗手粗脚，一勺喂完会默默

等待庄理咀嚼充分并吞咽下去才喂第二勺。他手边还摆放着一条湿巾，时不时拿起来，帮庄理擦一擦嘴角的油渍。

庄流云上辈子给人当过保姆，算得上很细心，很专业。可她不得不承认，池大哥真的比自己更会照顾弟弟。

庄理一边揉着怀里的大肥猫一边感叹：“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7480：“.....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坐着吃饭吧，不用管我。”池冥瞥了庄流云一眼。

呆愣中的庄流云这才拘谨地坐下，端起饭碗。

身为主人的池冥反而是最晚吃上饭的人。桌上的菜已经凉了，他就着鸡汤随便吃了两口，目光始终不离蜷缩在宽大椅子里，专心致志地撸猫的小少年。

被他拿来打发庄流云的钱匣还摆放在桌上，却早已被他遗忘。

庄流云踌躇不安地搅着手指，想着该怎么开口辞别，顺便跟池大哥借一点钱拿去租房子。她也知道，池宅不是什么人都能住的。

上辈子她就听说过，南北政府的总统前来池宅拜访，池冥大哥都没让他们留宿，原因是他不喜陌生人踏入自己的地盘。

借钱的话该怎么说呢？庄流云越想越紧张，越想越脸红，额头不知不觉冒出一层细汗。

偏在此时，一名梳着油光滑亮的大背头的年轻男人从庭院外面跑来，笑着喊道：“大哥，大哥，我的文章又在报纸上发表了。”

进入偏厅之后他才发现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一男一女，年龄都不大，而且长得十分精致漂亮。

他眼睛亮了亮，盯住庄流云上下打量，紧接着又看向了抱着肥猫的庄理。

池冥语气淡淡地说道：“这是你庄妹妹。”

庄妹妹？年轻男人立刻就联想到了自己那个未过门的未婚妻，张口便道：“我是不可能娶你的，请你回去吧！”

庄流云通红的脸颊瞬间变得苍白。

庄理不撸猫了，微阖的眼眸立刻睁开，冷冷看向年轻男人，继而走到庄流云身边，轻轻拉了拉她的衣角，目光扫向外面的庭院。

庄流云知道弟弟对别人的恶意非常敏感，于是马上站起来，弯腰说道：“池冥大哥，那我就带着小宝先走了。”

借钱的事已经完全被她抛到脑后。

5

发现弟弟被池诚吓到了，庄流云马上提出告辞。

上辈子，她也被这个男人狠狠羞辱过一番，知道他的嘴有多毒。再待下去他会骂得更凶。

池诚立刻挥手，满脸的厌烦：“快走罢，不要赖在我家，

我是不可能娶你的。我不喜欢你这种没接受过西洋教育的旧式女子，太腐朽了。”

庄流云眼圈红了红，却忍住了没哭。她朝池冥深深鞠了一躬，拉上弟弟转头便走。

池冥狠狠瞪了池诚一眼，正准备开口留人，一名年轻军官却走进来，毕恭毕敬地说道：“大帅，庄小姐的房子已经找好了，在武康路，我还帮忙雇了几个佣人。”

池冥：“……”他已经忘了这茬。

庄流云大喜过望，连忙弯腰向池冥道谢，又摁着弟弟的脑袋连连行礼。

她之前绞尽脑汁地想着怎么开口跟池冥借钱就是为了租房子用。池冥大哥果然是好人，这一趟真的来对了！

池冥：“……”

“陈宣廷，你快把他们带走！让记者看见了，天知道报纸上会怎么写。没影儿的事，那些小报记者也能编得绘声绘色。”池诚指着大门，催促道：“快把他们送走，小心别让人看见。丁凝每天都看报纸，我可不敢让她知道我和这个女人还有什么牵扯。”

庄流云拉着弟弟往外跑，竟是一分一秒都待不下去了。

池冥看向挂在墙上的马鞭，内心涌出一股打人的冲动。

他绕过池诚追出去，抵达门口时，陈宣廷已经把姐弟俩扶进汽车后座，并关上了车门。

池冥紧走几步，绕到车的另一侧，弯腰看向坐在窗边的少年，柔声说道：“小宝，在池大哥家住下好不好？外面不安全。”

庄理默默撸猫，看也不看池冥。

7480 好奇地问道：“主人，你干嘛不在这里住下？”

“现在住下是死皮赖脸，明天住下是贵客。我也要顾及我姐姐的感受，你不懂。”

7480：“.....好吧，我的确不懂。”

池冥等不到少年的回应，只好看向庄流云，而庄流云却在用手绢擦眼角，完全没有留宿的意愿。

池冥只好耐着性子说道：“流云，你们在这里住下吧，把池家当自己家就行。”

“不了池大哥。”庄流云嗓音闷闷地说道：“小宝胆子小，受不了一点点刺激。我们在乡下老家的时候，我爹对小宝说话从来都是细声细气的。您也知道小宝的情况有多么特殊。他需要安静的环境。谢谢您了池大哥。”

她话里话外没提到半句池诚的不是，却又直指池诚没有礼貌，性情粗鲁，把池冥噎地说不出话来。

坐在驾驶座的陈宣廷抿唇暗笑，心道这位小姐看着软绵绵的，其实也有带刺的一面。

池冥想到池诚大呼小叫的样子，脸色又阴沉了几分。

他暗暗吸了一口气，压住满腔怒火，看向庄理时却又柔

和了面色，好声好气地问道：“小宝，你走便走了，为何还要把我家的猫抱走？”

庄流云这才发现弟弟竟然把那只胖乎乎的橘猫也带出来了，这会儿正用披风裹在怀里，只露出一个头。

“呀，小宝你怎么能拿池大哥家的小猫，快把小猫还回去！”庄流云嘴上呵斥，语气却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儿责备的意思，更没有伸手去抢橘猫。

一来她怕惹得弟弟不高兴；二来她也想让池大哥主动开口把橘猫送给弟弟。

没错，她就是这么溺爱弟弟，两辈子的习惯，改不了了。

池冥伸出手，想去摸摸橘猫的头，庄理却立刻掀开披风，把猫脑袋也裹进怀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一副“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怀里更没有藏着别人家的东西”的无辜模样。

池冥看笑了，摘掉庄理脑袋上的貂绒小帽，揉了揉他软塌塌的小卷毛，无奈道：“这只猫就拜托你照顾了，以后我能经常去看你们吗？”

庄理终于转过头，用乌溜溜的眼珠凝视他。

只这一眼，池冥就心满意足了，他能感受到，这孩子听得懂自己的话，也弄得懂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懒得理会而已。他的内心有一个神秘而又广袤的世界等待着别人去探索。

“去吧，路上开车小心一点，我会派几个警卫员跟在你们后面。”池冥冲陈宣廷摆了摆手，脸上全是不舍。

陈宣廷飞快看了他一眼，暗暗在心里揣测他对这姐弟俩的态度，然后平稳地把车开走。

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员坐上另外两辆车，紧紧跟上。

池冥在大门口站了很久，直至三辆车全部消失在街角才散去脸上的温和之色，面沉如水地回到偏厅。

仆役撤走了残羹冷炙，给池诚重新上了一座热菜。他正端着碗津津有味地吃着，手边放着一张报纸，时不时抽空瞥两眼。

报纸头条刊登着池家二少投资十万为红粉知己丁凝拍摄电影的消息，旁边还附有一张丁凝的照片。她穿着一袭贴身旗袍，姿态婀娜地斜躺在沙发上，双眼迷离，笑容妩媚，是个难得的美人。

最近一段时间，各大报纸都争相报道这桩绯闻，并把二人的感情称之为旷世奇恋，又把池二少的未婚妻拉出来狠狠批判了一番。

在这个时代，一切旧式婚姻都是需要被推翻的，一切旧式妻子都是需要被打倒的。能做到糟糠之妻不下堂的男人简直凤毛麟角。

池诚一边看报纸一边得意地笑，完全没注意到自家大哥冰冷的目光。

池冥懒得跟池诚说话，直接把管家叫过来，吩咐道：“以后池诚不准再从我的账户里拿走一分钱。他的开销由他自己负责。另外再放出话去，他的事我一概不管，他看上的女人也只是他的女人，与池家没有一丝一毫关系。谁若是扯着我池冥的虎皮在外面牟利，被我发现，我会让他在整个华国都待不下去。”

管家一边点头一边偷看池二少的表情。

池诚懵了，立马把碗筷摔在桌上，喊道：“大哥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们分家了，以后你是你，我是我，我的客人你没有资格撵出去。”池冥穿上外套，走出偏厅，去了西院的书房。

书房门口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警卫，看见紧跟而来的池二少，立刻拿枪杆子把他拦住，脸上全是冷漠。

池二少知道书房是大哥的禁地，谁都不能乱闯，只好悻悻地往回走。他原以为大哥只是在气头上，并不是真的要和自己分家，哪料晚上他去账房那里要钱的时候，账房却死活不肯开支票。

他每个月有四百元工资，但这些钱光是他自己挥霍都不够，又怎么会有结余。他答应投给丁凝拍戏的钱其实全是从池冥这里拿的。

如今池冥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援助，他眨眼就变成了一个

穷光蛋。

丁凝的新戏还未曾投拍就已夭折，这段感情即将迎来一次重大考验。

更可怕的是，池二少为了给丁凝造势，已经把投资十万元的话放出去了，若是最后他没能兑现承诺，全国各地的小报都会把他当成笑话大写特写。

池诚是文人，文人最爱脸面。从财务室走出来的时候，他脸色白得吓人，像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与此同时，池冥正把庄父的信件全部翻出来，一封一封重新阅览。以前他对庄父口中的“犬子”半点兴趣都没有，看到相关描述就会自动略过。

然而，当庄理粉白的面容与这两个字产生联系时，他才终于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

他拿起钢笔，把每一段有关于庄理的描述都圈出来，仔细研读。

庄父对儿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他在信里如是写道：

【旁人都说我儿是傻子，我却不信。他绝非痴傻，只是太过聪慧，故而显得极为独特。】

【他喜欢趴在柔软的羊绒地毯上，一本一本翻看我的藏书，无论何种文字、何种类别都能读地津津有味。】

【我若抽走他手里的书，他会用微红的眼睛瞪我，他在捍卫自己的知识城堡。】

【钟凯说他全是乱翻一气，我却知道他必定能看懂。我曾默默观察过他。他今日看到一本书的 173 页，第二日必定会把这本书找出来，从 174 页开始看。俄文、英文、日文、法文，皆是如此；机械、医学、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由此我断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所以我不遗余力地教导他，哪怕他未曾给予我一点回应。】

【他不爱说话，但我知道，他脑子里一定暗藏着很多奇妙之物。遗憾的是，我找不到方法把这些奇妙之物挖掘出来。】

【他喜欢在本子上写质数，从 2 开始，一直写满整个笔记本。他从来不用思考，却能马上知道下一个质数是什么，他是数学的天才。】

【他爱阅读，哪怕是一张写着字的小纸片，他也能捡起来看很久。我不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文字和书籍才是。】

【见到他，你一定会大感惊奇。】

池冥反复阅读这些文字，嘴角不知不觉便扬起一抹愉悦的弧度。他的确感到了惊奇。

书房的门被敲响了，陈宣廷走进来，井井有条地回禀：“庄小姐和庄少爷对新的住处很满意。那是个二层高的小洋楼，带一个小小的院子，附近居住的都是一些洋人和学者，很安全。我给他们雇了煮饭的婆子，洒扫的丫鬟，看门的老头，都是信得过的人。水汀和自热水是原本就有的，电话和空调明天派人去装，汽车是不是也配一辆？”

“不用了。”池冥摆手道：“你想办法让他们搬回来住。把他们放在外面我不放心。对了，过几天你去一趟保定，把庄家的财产带回来。”

陈宣廷眸色暗了暗，颌首道：“好的，我明天就让庄小姐和庄少爷搬回来，后天去保定。”

6

当天晚上，庄流云便带着弟弟在上海安顿下来。

入夜之后，外面冷得刺骨，屋子里却开着水汀，温暖如春。

一名十七八岁的丫鬟捧着一盘糕点走进来，小声说道：“小姐，少爷，这是陈长官刚才顺路送来的。他问您家里还缺什么，如果缺了东西就写一张清单，他明天派人去采买。”

庄流云自然知道陈长官是谁。

上辈子她最落魄的时候，这位陈宣廷长官曾三番四次来给她送钱，却都被她撵走了。

当时她心高气傲，心想就算自己饿死在外面，也不会拿池家一分钱，因为拿了就是对自己的侮辱。可重活一世她才明白，把别人的善意扔在地上践踏才是最伤人也最不体面的做法。

“谢谢你，我知道了。家里暂时不缺什么，改天陈长官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你回去歇着吧。”庄流云微笑摆手。

丫鬟端着空盘子离开了客厅。

庄流云立刻拿起一块糕点，轻轻触着弟弟的唇，模仿池冥的语气哄道：“小宝，来吃一口，这是甜的。”

庄理把糕点叼过去，自己吃了一口，剩下的捏成小块，捧在掌心喂猫。

小橘倒是一点也不怕生，甩着尾巴喵喵叫了一阵儿，然后便蹲在庄理膝头，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庄流云心满意足地看着他们，不知想起什么，表情渐渐变得哀伤，叹息道：“小宝，池冥大哥是个好人。上辈子他帮了我太多。姐姐得想个办法救救池大哥。南北政府软弱无能，避而不战，只有池大哥力主抗日。池大哥才不是别人口中的汉奸。他是大英雄。”

庄理看似专心喂猫，实则耳朵竖了起来。

“池冥是怎么战败的？”他在心里问道。

每一个小世界都有各自的历史，他没有办法根据上一个世界的史书来判断这个世界的发展。

7480 翻了翻剧本，摇头道：“具体原因主神没有写，只说池冥惨败战死，最后上海被日本人的军队攻占。

“这句话其实就是背景介绍，没有任何细节。主神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丁凝在这种背景下是如何成为大明星的。

“她很有魅力，英、法、日、德等国的高级将领都是她的裙下之臣。她在这个乱世活得比谁都漂亮，最后还移民去了美国，在好莱坞混，最后还当了好莱坞的巨星，死的时候荣誉

加身，享年 98 岁。

“对了，池诚就是捧红她的伯乐。在这个一百块钱就能买一辆二手小汽车的年代，池诚竟然一次性给她投资十万拍电影。她就是靠这部电影走红的。

“池冥战死之后，她把这十万块一分不少地还给了池诚，还帮池诚移民去了英国。所以池诚至死都忘不了她。她是一代人的白月光。”

庄理轻轻撸着小橘的圆脑袋，一言不发。

过了很久他才冷笑道：“越是重要的情节，你们的主神越是隐去不写。他以为把这个世界设定成他想象中的模样，一切就会遵照他的意愿发展吗？从今天开始，我要让池冥的每一战都是胜利。”

7480 没敢吱声，但它知道宿主不是说假话，他有这个能力。

“主人，你住在外边怎么救他呢？你连他的基本情况都掌握不了。”7480 憋了很久才小声提醒一句。

庄理把吃饱喝足的小橘抱进怀里，慢慢合上眼，似乎快睡着了。

7480 等了一会儿，见他总是不答也就没敢再问。

偏在此时，楼上忽然传来一阵淅淅索索的响动，然后，几个花盆从二楼的阳台落下，砸在院子里，发出砰砰砰的巨响，惊得丫鬟婆子一阵尖叫。

庄理睁开眼，轻笑道：“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住在外面吗？听，请我回池宅的人来了。”

7480 露出期待的表情。

外面传来看门老头的怒喝：“谁呀！”

一道沙哑的嗓音响起：“借过而已，嚷嚷什么！别多管闲事！”

然后便是长久的静默，这位莫名其妙的过客似乎已经远遁。

庄流云快步走到窗边，隔着窗帘的缝隙紧张不安地往外看，手里还握着一把小刀。

看门老头嘟嘟嘟地敲了三下门，礼貌说道：“小姐，少爷，是小偷借咱们的屋子过路，现在已经没事了。天色晚了，你们安心睡吧。”

“我知道了，谢谢你福伯。”庄流云扬声说道。

7480：“.....就这？就这？”它还以为池冥会闪亮登场，然后用八抬大轿把宿主请回去。

愣了几秒之后，它憋着笑说道：“主人你猜错了，刚才那是小偷，没人请你回去！”

庄理重新闭上眼，慢悠悠地叹息：“小智障，你可真是个小智障。”

庄流云没敢放松戒备，眼睛依然死死盯着外面。

上辈子她就知道，这是一个乱世，国之将倾必然盗贼横

行。她曾见过强盗当街把人打死，也曾见过激烈的枪战，更知道入夜之后这座城市隐藏着多少罪恶。

由于南北政府忙着争权夺利，完全不管民生国计，城市的治安便一天坏过一天。

警察整天只抓革命党，根本不查别的案子，以至于强盗和土匪越来越嚣张。他们晚上会大摇大摆地闯入老百姓家里，成群结队地哄抢。

像今天晚上这种借过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

上辈子的庄流云全部家当只有几个铜板加一身衣服，所以她不怕被抢。可眼下不一样了。她一个单身女性，带着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弟弟，住着如此豪华的洋楼。在附近踩点的贼人一定会惦记上他们一家！

若是他们抢了东西就走倒也罢了，怕只怕他们留下来，对自己和弟弟做不好的事。

庄流云越想越惊惶，连忙跑到弟弟身边，小声说道：“小宝，今天晚上你别去二楼睡了，姐姐不放心。姐姐给你在大厅里打地铺，你在姐姐身边睡吧。”

她锁好各处的门，又搬来几床厚厚的棉被，铺在地上，哄着弟弟躺进去，外衣和鞋袜一律不帮弟弟脱，这样方便逃跑。

庄理把小橘抱进怀里，安然躺下，拍了拍身旁的位置，乌溜溜的眼睛专注地看着庄流云。

庄流云惊喜不已地问道：“小宝，你是让姐姐陪你一起

睡吗？”

庄理一句不答，只是静静看着她。

庄流云合衣躺下，刚才还吓得苍白的脸，如今已透着兴奋的红晕。小宝终于对外界有了反应，他开始看见身边的人，也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爹说的对，小宝总有一天会恢复正常。

庄流云一只手牵着弟弟，一只手握紧小刀，心中的恐惧全部化为了勇气。这辈子她不是一个人了，所以她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这天晚上，庄理睡得很好，庄流云却睁着眼睛，直挺挺地捱到天亮。那把小刀被她掌心的冷汗打湿了好几遍，却始终没能派上用场。

听见外面传来丫鬟婆子走动的声音，庄流云才强打精神爬起来，给弟弟洗脸刷牙，喂水喂饭。

陈宣廷一大早便来了，身上穿着笔挺的军大衣，脚下蹬着黑色长筒靴，腰间系着一根皮带，勒出劲瘦的腰，个子虽然不及池冥，却也有 185 公分，整个人看上去十分英武挺拔。

他长得比池诚还要俊美，修长的眉毛斜飞入鬓，透着一点风流意气，眼瞳却极为深邃，甚至暗藏几分阴鸷。

丫鬟、婆子、门房都十分惧怕他，看见他走进来便不停弯腰行礼，脸上带着怯色。

“庄小姐，住在你隔壁的人家昨天晚上被贼人搬空了。”他大步走进客厅，担忧地说道：“这里怕是不能住了，你还是

带上庄少爷与我一起回大帅府吧。那里是上海最安全的地方。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庄少爷考虑。他什么都不懂，贼人来了既不会跑也不会反抗，你一个弱女子，怎么护得住他？”

庄理是庄流云的软肋，想起昨天晚上的凶险，她只考虑了半分钟就同意了。

“会不会打扰池大哥？”她唯一顾虑的就是这一点。

“不会，大帅也听说了这附近遭贼的事，特意让我来接你们回去。”

庄流云不再犹豫，颌首道：“好，我马上收拾东西跟你走。”

陈宣廷挥挥手，丫鬟婆子立刻跑进来，帮庄流云整理东西。

“大帅派我去保定帮你们拿回庄家的财产，你手里可有清单，我好照着点算。”陈宣廷自然而然地接过庄流云手中的藤箱。

庄流云连忙道谢，看了看抱着小橘走在自己身边的弟弟，慎重说道：“我这里有一本册子，里面记载着父亲所有藏书的名录。这些书是父亲的宝贝，也是弟弟的命根子，劳烦陈长官帮我带回来。别的财物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父亲从来不让我接触家里的事。”

她眼眶微微一红，弯腰道：“陈长官，这一趟麻烦您了。只要能把书找回来，我和小宝就心满意足了。”

陈宣廷扶了扶她的胳膊，又很快放开，认真问道：“那些藏书是你父亲和你弟弟的宝贝，那你的宝贝呢？你只管说，我一定帮你带回来。”

庄流云摇头道：“我没有宝贝。”

陈宣廷为她打开车门，温声道：“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物，那是抑制不住的天性。你珍惜什么，喜欢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你就是你，不是别人的女儿，也不是别人的姐姐，更不是别人的未婚妻，你是庄流云，庄流云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庄流云听愣了，心中微有触动，却又不明白这份触动源自何处。

已经坐在车里的庄理抬起头，深深看了陈宣廷一眼。

“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心里轻笑。

7480：“哪里有意思？”

庄理有一下没一下地揉着小橘的圆脑袋，不再说话。

7480 却后知后觉地喊起来：“主人，我终于想明白你昨天晚上说的话了！那个贼是池冥安排的吧！这样一来，你姐姐不用他劝就会带上你主动回去了！”

庄理摇摇头，懒得搭理这个智障。

庄流云也终于想明白了陈宣廷的话外音，红着脸说道：“我，我能拿回我的绣画吗？自从六岁开始学刺绣之后，我每年都会认真绣一幅画，迄今已绣了十二幅。我绣技一般，那

些绣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舍不得。”

陈宣廷从驾驶座回过头来，慎重给出承诺：“当然，我一定把庄小姐的绣画完完整整带回来。十二幅，一幅都不会少。”

“谢谢你。”庄流云开心地笑了，水雾弥漫的眼瞳里闪烁着明亮的星星。

陈宣廷定定看了她一眼，然后勾着唇角发动引擎。

庄理通过后视镜观察陈宣廷溢满温柔浅笑的双眼，在心里笃定道：“这个人以后会是我姐夫。”

7480：“.....主人你还是改行算命去吧。”

7

昨天狼狈离开的庄流云，今天一大早又被接了回来。

眼看小汽车驶进了池宅所在的巷子，她不由握紧弟弟的手，脑袋贴着车窗，紧张不安地往外看。

陈宣廷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状似不经意地说道：“二少昨天晚上离家之后便没有再回来，据说是与大帅发生了口角。大帅是军人，二少是文人，他们兄弟俩性情不合，总是处不到一块儿。”

庄流云紧张不安的心情立刻消失了，对着车窗轻轻松了一口气。却不防现在天冷，这口气立刻变成水雾，糊在了车窗上。

她惊了惊，连忙偷看陈宣廷，见他专心开车并未注意到

自己，便举起白嫩的手，快速把水雾抹掉。

消灭证据之后，她又想松口气，意识到自己还对着车窗，于是连忙捂住嘴。

她并未发现，自己的一系列举动早已被陈宣廷看在眼里。这人此时正无声无息地勾着唇角。

车子绕过长长的巷道，抵达了池宅正门。

池冥身姿笔挺地站在台阶上，臂弯里挂着一件貂绒披风，手中拎着一双小巧精致的皮鞋，身旁还伴着一名打伞的侍从官。

冬雨还在淅淅沥沥地往下落，打湿了青砖地面，也带来刺骨的寒意。

看见车子驶来，池冥立刻走下台阶，绕到庄理所在的那一侧，隔了老远便已伸出手，做出拉车门的动作。

陈宣廷连忙把车稳稳停住。

“先别下来。”池冥打开车门，沉声叮嘱。

庄流云下车的动作僵住，回头一看才发现，这句话不是对自己说的，是对弟弟说的。只见池大哥把臂弯里的貂绒披风交给侍从官，自己则半蹲在敞开的车门边，帮弟弟脱掉棉鞋，换上他昨天让人买的皮鞋，然后才伸出手，把弟弟从车里抱下来。

庄流云：“……”感觉自己对弟弟的溺爱被池大哥超越了。

庄理舒舒服服地窝在池冥怀中，轻笑道：“小智障，看

见了吗，这就是我的八抬大轿。”

7480：“.....”幼稚！

池冥把少年轻轻放在地上，然后才接过侍从官递来的貂绒披风，抖开之后裹住少年和他怀里的肥猫。

“慢慢走两步，看看鞋子打不打脚。若是脚疼一定要跟池大哥说，不愿意说也没关系，抬起脚尖晃一晃，池大哥马上帮你换一双鞋子。”池冥认真叮嘱。

他完全没把庄理当成傻子。

他坚定地认为少年一定能听懂自己的话，并且总有一天会给出回应。所以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少年该如何去生活。

裹成球的庄理根本没功夫搭理池冥，正扒拉着衣服，努力把肥猫的脑袋弄出来。

池冥也不生气，摘掉少年的貂绒小帽，也扒拉了一下他的脑袋。

池冥把姐弟俩带到一个美轮美奂的中式庭院，介绍道，“以后你们就住在这儿，旁边是我的院子。”

“谢谢池大哥，我很喜欢这里。”庄流云感激地弯腰。

池冥指着院子旁的独栋小楼说道：“那是我帮小宝准备的图书馆，进去看看吧。”

“呀，这里也有图书馆吗？”庄流云感到很惊讶。她还以为池大哥这种武将是不爱看书的。

池冥毫不避讳地说道：“以前是暖阁，用来休闲娱乐的，今天早上想着你们要来长住，就临时让人改成了图书馆。”

庄流云连连道谢，心里感动得无以复加。毫无疑问，这个图书馆是池大哥专门为小宝准备的，以后小宝就能安安心心住下了。哪里有书，哪里就是他的家。

几名佣人端着水盆走进走出，手里拿着抹布、扫帚等物。看来他们已经忙碌了一早上。

进入小楼之后，这里果然打扫得非常干净，各处的家具都是亮堂堂的，电灯和水汀也都开着，温度十分温暖宜人。

一楼是待客室，摆放着沙发、留声机、小圆桌等家具。二楼和三楼全部清空，尚未来得及安装书架，只好把一堆书籍整整齐齐码放在墙角，地面铺着洁白的羊绒地毯，踩上去像行走在云朵上。

庄流云看愣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红着眼眶说道：“谢谢您池大哥！这里简直和家里的图书馆一模一样。小宝平时最喜欢趴在地毯上看书。随便给他一本书或一份报纸，他能安安静静看一天。他一定会喜欢这里。”

池冥蹲下身为庄理脱掉皮鞋，换上崭新的棉拖鞋，然后轻轻将庄理推入屋内。

他温柔地看着少年的背影，眼中透着期待。

庄理把肥猫放下，走到角落，开始认真翻看那堆书籍。

池冥的藏书大多都是军事类，还有一部分涉及政治和哲

学，数量并不多，却都是精品。

身为科学家，庄理自然也是爱看书的，所以他很喜欢这里。

从未与原主有过任何交集的池冥能在一夜之间按照原主的喜好打造出这么一座图书馆，由此可见他的用心。

庄理抚了抚其中一本书的封面，在心里问道：“小智障，现在你明白贵客是什么意思了吧？”

7480 酸溜溜地说道：“明白了。”

卅啊，宿主简直不是人！都老夫老妻了还这样操控神灵的感情和意志。神灵知道了一定会气死！

“他不会生气的。”庄理猜透了 7480 的小心思，极为笃定地说道：“无论我是什么模样，他都会爱我。现在我更能确定这一点。”

7480：“……”

好气啊！神灵这个软饭男，耙耳朵，他什么时候才能雄起。

见庄理已完全沉浸在书本中，忽略了自己，池冥心里有些空落，却又十分安慰。目前，他最想达成的愿望是留住少年，并让他慢慢习惯这里的生活。

只要少年每一天都过得平安快乐，池冥就心满意足了。

“走吧，我们别吵他。”池冥示意庄流云跟随自己出去，指着站在门口的一名女佣说道：“伺候你们的下人我全都叫去

前厅了，她是麻婶，你跟她过去认认人。谁若是怠慢了小宝，你只管告诉我，我马上撵他们出去。”

“我知道了，谢谢你池大哥。”庄流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谢意。

习惯于把自己放低到尘埃里的她完全没发现，池冥布置的一切都与自己毫无关系。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为了满足庄理的需求而存在，庄流云只是顺带的那一个。

饶是如此，对于庄流云来说，这也已经是她得到过的最为丰厚的馈赠。她红着眼眶把池冥送到院子门口，一再鞠躬致谢。

池冥指着隔壁的院门说道：“这是我的住处，闲杂人等不能擅闯。你若有事找我，必须先告诉门口的警卫员，他们会替你通传。我还有公务需要处理，先走了，中午再来陪小宝吃饭。”

“好好好，池大哥您去忙吧。”庄流云连连弯腰，态度诚惶诚恐。

庄理抱着肥猫站在高高的小楼上，俯瞰两人的一举一动。

他能识别唇语，所以他知道两人在说什么。

池冥对待庄流云是客气的，也是疏离的。他告辞之后就转身去了自己的庭院，进入了戒备森严的书房。

他的书房也是独栋小楼，门口有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员看守，来来回回还有很多士兵在巡逻。

站在楼上的庄理依然能看见池冥的一举一动，因为他所在的小楼矗立于两个院落之间，左右两扇窗口分别对应着两个院子的风景。

池冥进入书房之后，庄理就收回了目光，准备继续看书，却发现一名四五十岁的妇人提着一个食盒径直走进了池冥的院子。

拿枪的警卫员根本没阻拦她，反倒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她想去哪儿便去哪儿，是不需要通传的。

妇人穿过院门，绕过花园，畅通无阻地进入了池冥的书房。她穿着华丽的旗袍，戴着昂贵的珠宝首饰，画着精致的妆容，虽已年华不在，却还风韵犹存。

负责看守书房的士兵无不对她行礼，由此可见她在府内拥有何等特殊的地位。

庄理盯着妇人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回书堆当中，从散乱的报纸里找出一份，默默看了一会儿，然后就放下了。

这份报纸刊登着池冥的个人采访。通过他本人的口述，庄理很快就掌握了池家的基本情况。

能不用通禀就自由出入池冥书房的妇人应该是他的庶母，也就是池诚的亲娘。

池冥是嫡子，池诚是庶子。

日军炸死了池冥的父亲和母亲，而这位妇人则带着尚且年幼的兄弟俩，乔装打扮逃出了战区。她对池冥有救命之恩，所以池冥才对池诚十分容忍。

庄理把池家的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才开始阅读其他新闻。他把这些报纸按照日期的先后顺序整理出来，一份一份仔细查看，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与此同时，池诚的母亲林氏正一边打开食盒，一边忧心忡忡地问道：“池冥，你真的与诚儿分家了？他昨天找我哭了一场，你看在他年纪还小的份上莫要与他计较。”

“二十二岁已经不小了。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北边与日本人打仗，差点被炮弹炸死。”池冥合上战报，语气冷淡地说道。

林氏噎了噎，又道：“那你能通融一段时间再让他搬走吗？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

“这是他近几年的花用，林姨你看看吧。”池冥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沓账单递过去，严肃道：“他从我这里林林总总支走了二十万，当初爹死的时候留给我们兄弟俩的家产总共才二十万。”

“这些年池家的东西都是我拼着性命不要，一刀一枪打下来的。他拿走了二十万，等同于拿走了爹留下的全部家产，我一分没要。他没有钱租房子，那是他的事，与我无关。”

池冥双手交握，淡淡问道：“林姨你向来通情达理，你

觉得我待池诚如何？”

林氏：“.....”

“罢了，诚儿自从认识了那个丁凝就越来越不像话了，让他去外面住一阵子，吃吃苦头也好。”林氏拐弯抹角地为儿子争取继续住在池宅的特权。

池冥看出了她的小心思，却也感念她的救命之恩，间接答应下来：“如果他在外面混不下去，池家的门依然会为他敞开。”

林氏终于放心了，把滚烫的参汤端到池冥的书桌上，却不小心打翻汤碗，弄湿了一堆文件。

池冥立刻避开，林氏则掏出帕子，手忙脚乱地收拾桌面。

8

陈宣廷敲门进入书房的时候看见的便是满桌狼藉。

大帅避让到一旁，袖口处沾湿了一截，而林氏则拿着一条手帕，不停擦拭满桌的文件、档案、战略地图等物品。

“夫人，这种活儿还是让我来干吧。您的旗袍也脏了。”陈宣廷立刻走过去，快速收拾桌面。

他把重要的文件全都收起来，放置到书架顶格，然后才唤来几个勤务兵，把书房收拾干净。

林氏插不上手便先行离开了，关门的时候不忘提醒一句：“池冥，姨娘当初拼了老命才把你和诚儿安全带出来，你看在姨娘的份上不要和诚儿计较。这些年他的确荒唐了一些，

姨娘会慢慢教他的。”

池冥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林氏这才走了。

陈宣廷指了指放在书架上的战报，叹息道：“日军这一次精准轰炸了我们存放汽油、弹药和粮食的仓库，大帅，您身边有间谍。军队我已经彻查过了，没找到尖细。您是否考虑过您身边的人？”

他只差明着说这位林姨娘非常可疑。

池冥一边按揉眉心一边沉吟：“实话告诉你，我也怀疑林氏。但我调查了她大半年，却始终没能抓住她的把柄。

“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平时不参加任何交际活动，就连衣裳首饰也都是店铺掌柜亲自送上门来。

“与她接触过的所有人，我都派侦察兵严密监视，却未发现任何可疑。你倒是说说看，她是怎么把机密情报送出去的？”

每一个间谍都必须有一个接头的人，还必须利用独特的方式把消息传出去。

但林氏是典型的深闺妇人，她既没有接头人，也没有递送过什么纸条或奇怪的口信。她的一举一动都在池冥的监视之下。

这倒真是把陈宣廷难住了。

他欠身道：“不瞒大帅，最近我也在监视林姨娘。”

“有什么发现吗？”池冥并不觉得意外或生气。

陈宣廷是他的情报官，有权力调查任何可疑的人。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敢肯定，日军一定在您身边安排了间谍，否则他们不会精准地获悉我们的布防情况。这个人一定要挖出来，否则我们很难展开行动。”

“我明白，刚才摆放在桌上的那些情报都是伪造的，这次我倒要看看日本人会不会得到这些情报。”

公事聊到这里，池冥忽然问道：“你是怎么把庄流云劝回来的？她看上去很固执。”

陈宣廷的语气不知不觉柔和了几度：“她的确很固执，但她也有软肋。我让人扮作盗贼去她家里走了一趟，为了庄少爷的安全考虑，她就跟我回来了。她还是很顾全大局的。”

池冥眉头一皱，立刻追问：“小宝没吓着吧？”

陈宣廷深深看了大帅一眼，摇头道：“庄少爷没被吓着。据庄小姐说，他晚上抱着小猫睡得直打呼噜。倒是庄小姐一个晚上没敢合眼。我去接她时，她眼圈都是黑的。”

池冥紧绷的脸庞完全放松下来，想到少年抱着小猫睡到脸颊发红的模样，不由摇头失笑。

他只关心庄理的一举一动，完全不在意庄流云的状况。

陈宣廷把他的神态变化看在眼里，试探道：“我还以为您喜欢庄小姐，所以才把她接回来住。”

“你想多了。”池冥瞥他一眼，语气冷淡。

陈宣廷垂下头，掩饰自己豁然放松的神情。

“对了，你派兵把全城的强盗、土匪、贼人都扫一扫。最近我忙着和日本人打仗，疏忽了治安问题，政府辖下的警察局全都是吃干饭的，万事不管。这样下去，老百姓白天都不敢出门了。”池冥提醒一句。

“好的，我会交代下去。”陈宣廷站起来说道：“大帅，我现在就出发去保定。”

“这么快？不是说明天才去吗？”池冥有些意外。

“我接到线报，庄小姐的大哥是个赌鬼，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我怕去晚了他把庄家的财产都挥霍掉。”

“那你去吧。”池冥立刻挥手。

房门吱嘎一声被打开，又吱嘎合拢，房间里变得十分安静。

池冥揉着眉头沉思一会儿，然后才打开抽屉，取出有关于林姨娘的调查报告慢慢翻看。

这份报告足有一厘米厚，已经被池冥磨出了毛边。饶是如此，他也找不出林姨娘一丝一毫的破绽。她如果真是间谍，那她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情报传出去的呢？

如果不是她，府里又有谁能随意进出书房并获取情报？

嫌疑人分明只有那么几个，但池冥找了大半年，却愣是没把对方找出来。

他越想越觉头疼，听见挂钟当当地敲了十二下，这才

站起来，朝隔壁的院子走去。

与此同时，庄理在心中说道：“池冥身边有间谍。”

7480：“主人你怎么知道？”

“你看这些报纸，”庄理把九份报纸平铺在地上，一一指点：“它们都报道了日军最近一次的空袭。这次空袭前后只持续了半个小时，日军的飞机却陆续炸掉了池冥的油库、弹药库和粮库，瘫痪了他的军队。这是怎么做到的？”

庄理把报纸一张一张叠起来，沉声说道：“唯有事先获得准确的情报，这些飞机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找到偷袭目标。”

他又问：“你知道对于一场战争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吗？”

7480 迟疑道：“先进的武器？”

“不，武器的代差可以靠军队人数来填补，情报才是最重要的。假如我和你一起打牌，我能看透你的底牌，而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你赢过我的概率是多少？”

7480：“.....凭你的计算能力，我赢过你的概率是零。”

庄理颌首道：“所以，情报人员的工作其实就是窥探对方的底牌。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往往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庄理给出最终的结论：“我要帮池冥把这个间谍找出来。我怀疑他的战死与情报泄露有关。”

7480 默默跪了。宿主才来几天啊？主神刻意隐藏的剧情这么快就被他扒干净了。

确定目标之后，庄理揉了揉太阳穴，继续看剩下的报纸。

不要小看这些小道消息，从字里行间，庄理能窥探到很多秘密：譬如东北某地明明没发生水灾旱灾，当地民众却离开故土成了流民，这会不会与日军的军事行动有关？

他猜测这个地区要么发现了重要的矿产，被日军占据；要么修筑了什么军事要塞，成了日军的秘密基地。

又比如报纸上刊登了几辆列车忽然取消班次的消息，这些列车去哪儿了？会不会运送日军去了？

通过查看这些列车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庄理能推理出日军接下来的屯兵计划，也能猜到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还有这些来自于东北的招工广告。一个工业薄弱的地区为什么要招这么多工人？是不是为了给日军开办的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

顺着这条招工信息往下查，会不会找到日军秘密建造在华国的军工厂？

这就是庄理获取情报的渠道。他根本不需要去往危机四伏的前线，他只在家里坐着就能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洞悉外部的一切。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十二点，庄理揉了揉眉心，终于停下检索。他的大脑就是一台计算机，能通过扫描各种图片和文字

计算出自己想要的结果。这是一个很耗费心神的工作。

小橘已经四脚朝天地睡着了，毛茸茸的肚皮正轻轻地一起一伏，并发出呼噜噜的声响。

庄理看得眼馋，于是轻手轻脚地爬过去，把脸埋进小橘的肚皮左右蹭了蹭，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

走进图书室的池冥正好看见这一幕。

少年把自己毛茸茸的脑袋埋在同样毛茸茸的猫肚子里，像只小猪一般拱动。

池冥当场便愣住了，一股心痒难耐的感觉忽然涌上来。

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静静看了一会儿，然后便坐下，从身后抱住庄理，把自己的脑袋埋进了对方柔软温热的颈窝。

他的鼻尖贴合着少年细嫩的皮肤，深深吸了一口气，无与伦比的满足和放松驱走了积压在心底的疲惫。

庄理轻轻挣扎一下。

池冥立刻抱紧他，闷声道：“小宝别动，让哥哥抱一会儿。哥哥很累。”

池冥从未对任何人述说过自己的感受。他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但是在少年面前，他却可以毫无负担地展露出真正的自己。

庄理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等池冥的呼吸不那么沉重了才转过身，轻轻揉了揉对方的脑袋。

他当然知道池冥承担着怎样的责任。这个国家和这个民

族的未来都压在他肩上。

没有人会明白他的感受，但庄理明白；没人会心疼他的付出，但庄理心疼；没人愿意帮他分担，但庄理愿意。

这样想着，庄理又揉了揉他的脑袋，把自己的关怀默默传递过去。

池冥完全没想到少年会给予自己回应，所以他僵住了。

于是庄理又揉了几下，顺毛揉，逆毛揉，左揉揉，右揉揉，把池冥的头发弄得一团乱。

池冥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一把将少年捞入怀中，抱在膝头，追问道：“小宝，你是在安慰我吗？嗯？”

庄理用乌溜溜的眼珠凝视他，嘴上一句不答，细长的手指却又钻进他发丝里，轻轻摩挲了几下。

这份沉默被池冥视为肯定的答案，于是他愉悦地笑了。

他把少年抱起来，精神百倍地说道：“走，哥哥带你去吃饭。”

什么疲惫、沉重、压抑，都是不存在的。他还可以再战五百年。

看见池冥抱着自家弟弟，顶着乱糟糟的头发走进来，庄流云：“.....”

怎么了？池大哥被炸.弹炸了？

佣人把热腾腾的饭菜一一摆上桌，池冥则把庄理的双手浸在水盆里，抹上香皂慢腾腾地洗，洗好之后用帕子擦干，抹上润肤膏。

庄流云坐在一旁看着，颇有些拘谨尴尬。

她总觉得池大哥和小宝才是一家人，自己就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恰在此时，小橘吡溜一声从外面钻进来，冲到庄理面前用小爪子挠他的皮鞋，然后龇出小尖牙，抖着小胡须，气愤地喵喵叫。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被主人抛弃，还得穿过湿漉漉的庭院辛辛苦苦地跑回来，它挺生气的。

庄理连忙弯腰去抱小橘，却被池冥阻止了：“别抱它。我先给它洗洗爪子。”

池冥把小橘抱起来，用剩下的水给它冲洗四个小爪子，擦干之后才放进庄理怀中。

庄流云看得目瞪口呆。池冥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从伟岸的军人完全颠覆成了细心的保姆。

庄理伸手拿了一个馒头，喂到小橘嘴边，却又一次被被池冥阻止：“别让它上桌吃饭，以后养成习惯了它会一个劲地往你碗里扑。这样不卫生。你把它放下去，我让人给它准备一碗小鱼干，你一个一个个扔给它吃。”

庄理依旧把馒头往小橘嘴里塞，根本不搭理池冥。

池冥也不生气，立刻让仆人端来一碗小鱼干，自己拿起一条置于小橘的鼻尖。

小橘闻到鱼腥味儿就急切地喵喵叫，拍开庄理的馒头朝池冥怀里扑去。

池冥顺势把小鱼干远远扔掉。

小橘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庄理温暖的怀抱，扑向了地上的小鱼干。它用两个爪子把鱼干抱住，嗷呜嗷呜啃得欢快。

庄理看看池冥，又看看地上的小橘，于是把馒头也扔了过去。

池冥尚未开口，庄流云就严厉地呵斥：“小宝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吃不上饭？你快给我把馒头捡起来吃掉！快啊！”

上辈子她颠沛流离无以为家，常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所以她比任何人都明白饥饿难耐是什么滋味，也太知道粮食对一个战乱的国度是多么珍贵。

这辈子有幸得以重来，每到饭点的时候，她都会对着满桌饭菜低下头，虔诚地感谢老天爷的恩赐。

所以她头一次对弟弟发了火。

庄理睁着乌溜溜的眼睛看她。

7480 大义凛然地说道：“主人，这一次我站你姐姐。你太不懂事了！”

习惯了任性妄为的庄理：“……”

池冥看不下去了，语气同样严厉：“够了，你别冲小宝发脾气。他还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懂。你也知道他从小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这些馒头对他来说是最寻常的东西，他不会明白你的话。”

“你要教育他可以，但是你不能逼他去理解他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池冥捡起馒头，把弄脏了的外皮撕掉，自己吃一口，又喂给庄理一口，苦口婆心地说道：“小宝，下次不能把馒头扔在地上知道吗？它是粮食，粮食很珍贵。”

庄理咬住馒头，顺便用犬牙磨了磨池冥的指尖。

池冥指尖发痒，连带的心里也痒，于是满口的谆谆教诲全都化为一声轻笑。

庄理看了看盘子里的小鱼干，又看了看扔在地上的小鱼干，乌溜溜的眼珠锁定池冥，默默传递自己的质问。

池冥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拍了拍自己额头，反省道：“是哥哥错了，哥哥带了一个坏头，哥哥不该给小宝做出错误的示范。”

他揉了揉少年毛茸茸的脑袋，笑着赞许：“小宝是乖的。”

庄流云：“……”说好的正确导向呢？池大哥你怎么自己把锅背了？

7480：“……”看不下去了，神灵这个万年耙耳朵！

一个馒头被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分食干净。池冥似乎发现了更有效率的投喂方式，于是盛了一碗饭，给庄理夹一口，自己也塞一口。

这样他就不用每一次都吃残羹冷炙了。

庄理自然而然地依偎在池冥身边，想吃什么菜只需多看几眼，池冥就会马上给他喂进嘴里。

7480 叹为观止地说道：“主人你是个实干家，你说了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真的做到了。”

庄理专心享受池冥的伺候，吃饱之后就撇开头，玩起了自己的手指。

池冥这才停止投喂，却忽然发现桌上的饭菜不香了。是因为小宝不跟他在一个碗里吃饭了吗？

想着想着，池冥也放下筷子停止进食，默默叹了一口气。

庄流云：“.....”池大哥一碗饭就能饱，那我还想再吃一碗怎么办？

餐厅陷入了诡异的安静。偏在此时，消失了一整晚的池诚风风火火地跑进来，张口便道：“大哥，你把十万块给我吧！丁凝的电影很快就要投拍了，我不能没有这笔钱！大哥，你也不想我变成整个上海的笑话吧？”

“我为什么要给你钱？这十万块是你帮我赚的吗？”池冥语气冷漠地问。

“大哥你在别扭什么？以前我找你借钱，你也没说过这种话呀！”池诚看向坐在一旁的庄流云，恍然大悟地说道：“我明白了大哥！你在帮这个女人出头对不对？你喜欢她！好啊，你竟然喜欢上了自己的弟媳妇！”

他仿佛抓住了什么天大的把柄，越发急切地说道：“大哥你喜欢她就把她拿去，你给我十万块，我不跟你争！去了外面我也不会对小报记者乱说话。”

他就这么轻飘飘地把庄流云给卖了，仿佛自己还保有庄流云的所有权。在他心里，这女人只是一个物件，并不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正准备把小鱼干扔给小橘的庄理眸色骤然转冷。

“这人死了。”他在心里冷酷地说道。

7480：“哦豁！撞枪口了！”

庄流云仓皇无措地摆手，“不是的，池大哥不喜欢我！”

经历过一次惨痛的背叛，她更能感受别人对自己的好坏。池大哥对她的照顾只是出于爱屋及乌而已，她有这个自知之明。

池诚却连个眼角余光都懒得施舍给庄流云，只管直勾勾地盯着池冥。他笃定自家大哥为了庄流云的声誉一定会给钱。

池冥用湿帕子慢条斯理地擦手，末了对站在门口的仆役吩咐：“把管家叫进来。”

池诚露出胜券在握的表情。他以为大哥会让管家带自己去财务室领钱。

管家弯腰弓背地走进来，毕恭毕敬地问：“大帅，您有什么吩咐？”

“你等会儿去找《公报》的主编发一条告示，就说从即日起，我池冥与池诚已划清界限，各自为安。池诚在外所为，我池冥一概不承担责任。池诚所欠外债，我池冥一律不帮助归还。池诚所娶之女子，与我池冥乃至大帅府没有丝毫关联。池诚的池与池冥的池，自此以后是两姓，不属一家。”

池冥沉声问道：“记住了吗？”

管家唯唯应诺：“记住了。”

“记住了就去发公告吧。”

管家转过身匆忙走了。

池诚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家大哥，脑子里一片仓皇、茫然、恐惧。

他明白，这条公告一旦发出去，自己将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以往巴结奉承他的那些人，全都会离他而去；曾经奢侈无度的生活也将成为泡影。他真会成为全上海的笑话。

“大哥，要不是我娘，你早就死了！”他咬牙切齿地提醒一句。

池冥语气淡淡：“这些年，要不是我撑起这个家，你和你娘早就饿死千百次了。你们如今能富足地活着，全都仰赖我的庇护。你要与我算账是吗？那好，你坐下，我们慢慢算。”

池诚：“.....”

他不敢坐下，他知道这笔账算不清。

池冥曲起指关节敲击桌面，冷酷地说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池家的一切都是你的了？

“你留洋的钱从哪里来？你购买锦衣华服的钱从哪里来？你大宴宾客的钱从哪里来？你豢养女人的钱从哪里来？你清闲多金的工作从哪里来？你身边阿谀奉承的狐朋狗友从哪里来？”

池冥抬起头，逼视池诚，缓缓问道：“没有我池冥，你算什么东西？”

池诚露出屈辱的表情，却迟迟不敢说出与大帅府彻底决裂的话。他太明白池家二少的身份能为自己带来多少便利。

池冥又问：“你有什么资格与我叫板？”

池诚低下头，把嘴唇咬出了鲜血。

池冥指着门口勒令：“你给我滚出去。”

池诚立刻便滚了。

“噗嗤！”庄流云喷笑了一声，然后慌忙捂住嘴。

池冥淡淡瞥她一眼，并不生气。池父很看重嫡庶之分，从小便把两个儿子分开教养，所以池冥与池诚本就没什么感情。

餐厅里安静下来，唯有小橘嗷呜嗷呜啃小鱼干的声音。

庄理又往地上扔了一个小鱼干，然后拿起调羹，舀了一颗肉丸子，稳稳当当地送到池冥唇边。

“他刚才没吃饱，我得喂喂他。”庄理在心中说道。

7480 讥笑道：“主人，说好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呢？”

池冥却愣住了，片刻之后哑声询问：“小宝，你是在给哥哥喂饭吗？你知道哥哥没吃饱？”

庄理一言不发，只是专注地看着他。

池冥立刻把肉丸子吃进嘴里，眼角眉梢挂满喜悦。

庄理等他吞掉肉丸子便又舀了一勺鸡蛋羹，再次喂过去。

池冥一口接一口地吃着，只觉得这桌饭菜越嚼越香。

给弟弟喂了几年饭也没得到过这种待遇的庄流云彻底酸了。她哀怨地说道：“小宝都没给姐姐喂过饭。”

池冥一边揉着少年毛茸茸的脑袋一边问：“这是他第一次给人喂饭？”

“是啊。”庄流云嘤了嘤嘴。

池冥抑制不住地笑了。他知道，自己对少年而言是特别的。

陈宣廷紧赶慢赶地抵达保定，在庄家老仆的帮助下追缴被庄聪挥霍出去的财产。

“庄小姐的绣画少了一幅，我需要你好好想想它在哪里。”陈宣廷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周围站着一圈拿枪的士兵，脚边跪着鼻青脸肿的庄聪。

庄聪哭哭啼啼地说道：“长官，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从来没动过小妹的绣画，真的。您放过我吧，我知错了！我给您磕头还不行吗？”

他砰砰砰地磕头，很快就把自己弄得满脸是血。

陈宣廷用食指和中指撑着自己的额头，冷眼看着庄聪的表演。

把庄家里里外外搜了很多遍的几名士兵兴匆匆地跑过来，捧着一幅满是污迹的绣画说道：“找到了，这幅画被他们家的下人拿去铺麻将桌了。我们还找到一张庄小姐的婚书，您看看。”

陈宣廷连忙站起来，急走两步去接绣画，看清上面的污渍和烟头烫出的几个黑洞，本就阴鸷的眼瞳立刻漫出煞气，快速读完那张由庄聪单方面拟定的婚书，面容更是一片森冷。

这人竟然把庄小姐嫁给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前清老太监！这太监去年才打死了自己刚过门的妻子，因此还上了报纸。

陈宣廷收起绣画，撕毁婚书，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对准庄聪的面门就是狠狠一脚。

庄聪鼻骨断裂，鲜血迸溅，满地翻滚。

陈宣廷大步追过去，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却一次又一次踢踹庄聪的腹部。

庄聪起初还捂着肚子大声哀嚎，到后面气息已渐渐弱了下去，陈宣廷却始终不曾罢手。他全然没把人命放在眼里。

他是情报官，说白了就是特务头子。杀人如麻、嗜血狠辣才是他的真面目。

10

池诚追着管家出去了，两人前后脚抵达报馆，在主编的办公室里僵持不下。

“刘伯，我哥只是说的气话，你把这条消息登出去，以后我们兄弟俩和好如初，你就里外不是人了。”池诚威胁道。

管家也有同样的顾虑，脸上不由露出难色。

主编拿起电话说道：“这样吧，我给大帅打个电话问问清楚。”

“您打，您打，我等着您的消息。”管家暗松了一口气。

池诚满怀期待地看向话筒。

电话接通了，池冥斩钉截铁地说道：“登吧，我从来不开玩笑。以后我是我，池诚是池诚，他的烂摊子我一概不负责收拾。”

“好的，我明白了，明天我们就把消息发出去。”主编毕恭毕敬地挂断了电话，然后抬起头，冲池诚无奈地耸肩。

池诚眼前一花，竟觉得天旋地转。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不就是私自与庄流云解除了婚约吗？大哥为何生这么大的气？他不是喜欢庄流云吗？他应该高兴才对！

池诚想不明白，于是浑浑噩噩地离开报社，走到外面。

天空开始飘雪，来往的行人顶着寒风往各自的目的地奔跑。拉黄包车的师傅连连摇铃，希望能多揽几桩生意。

路旁的咖啡馆里传来钢琴演奏的声音，二楼的雅间敞开一扇窗户，有人站在窗边挥舞手臂大喊：“二少，二少，快上来陪我们玩两把牌！”

二少？哪家的二少？

池诚顺着喊声看过去，这才发现那人竟是自己的好友。

二少是他的标签，也是他全部价值所在。如果这些人知道他不再是池府的二少，还会跟他玩吗？还会在大冷的天敞开窗户，热情地邀请他吗？

池诚虽然狂妄，却也明明白白地知道——不会的。这些人之所以围绕在他身边仅仅是因为他姓池，而上海最有权势的男人是他大哥。

明天之后，当池冥否认了他池家二少的身份，这些人又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呢？他们还会笑得如此真诚吗？

眼前这张笑脸在恍惚中变得扭曲狰狞。池诚连忙收回视线，狼狈地跑远了。

那人看着他的背影，脸上全是莫名其妙。

池诚冒着大雪回到家，翻箱倒柜地收拾值钱的东西。什么名牌手表、貂绒大衣、钻石袖扣、宝石领带夹，全都被他扫进行李箱，装得满满当当。

他把自己的卧室搜了好几遍，确定一个铜板都没落下才抬着沉重的箱子匆匆走下楼。

路过庄流云的小院时，他看见一个粉雕玉琢的少年抱着一只胖乎乎的小猫，蹲坐在院门口仰头看天。

他嘴巴大张着，伸出舌头，试图接住天空中掉落的雪花。

这原本是一幅很可爱的画面，却激起了池诚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恶意。他知道少年是庄流云的弟弟。

如今自己被赶了出去，这个不知哪里来的野种却占据了自己的位置。他身上穿的貂绒大衣，手上戴的钻石腕表，脚下蹬的牛皮鞋，还有微微露出一截的绸缎领口，无不昭示着这一套行头有多么昂贵。

为了讨好庄流云，池冥还真是大方！

池诚越想心情越激愤，却勉强挤出一抹笑，拖着箱子走到少年跟前，指着对面的院子说道：“小傻子，里面有好玩的东西，你想进去看看吗？”

“哪里来的傻逼？”庄理收回凉丝丝的舌头。

“在他眼里你才是傻逼。”7480狗胆包天地回了一句。

庄理：“.....”

池诚继续诱哄：“小傻子，去吧，去找你池冥哥哥玩，他就在那里。门口那两个人若是拦你，你就去抢他们手里的枪。枪响的时候像放炮一样，可有趣了。”

庄理深深看了池诚一眼，然后把小橘顶在脑袋上，朝隔壁的院子走去。

池诚抬着箱子飞快远遁，唯恐管家不准他带走这些贵重物品。

他只是心血来潮多说一句罢了，小傻子去也好，不去也罢，都与他没有关系。他在乎的不是结果，而是宣泄怒气的过程。他知道自己诱导有可能致使这个小傻子被枪打死，但那又怎样？

他自己又没动手。

庄理并未闯进池冥的院子，而是把小橘放在地上，推了推它的屁股。

小橘也与林姨娘一样，拥有在府内畅通无阻的特权，所以它越过两名警卫员，毗溜一声钻了进去。

两名警卫员好笑地看着庄理。

庄理顺着早上林姨娘来的方向慢慢朝前走。无需询问仆役他也知道，在这条路上，一定有一个院子是林姨娘的居所。

五分钟后，他看见了一个种满花树，挂着两盏红灯笼，显得十分有烟火气的院子。一个小丫头提着一盆炭火匆匆跑进院门，嘴里嚷嚷着好冷好冷。

庄理并未走进去，而是折断一枝梅花，拿在手里一上一下地甩，并绕着院子慢慢溜达了一圈。

绕到院子后墙的时候，他遇见一名花匠正在寒风中修建梅花的枝杈。

花匠已经五十多岁了，体格非常瘦弱，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衣，棉衣的袖口破了几个洞，露出一些泛黄的棉絮。由此可见他的家境很穷苦。

雪越下越大，他却没打伞，修剪完枝杈使用麻绳一圈一圈缠绕树干。

他手指头已经冻得红肿，却全然没有停下来歇口气的意思。

墙内传来一个女人吟诵佛经的声音。这声音是缥缈的，也是宁静的，为这寒冷冬日增添了几分祥和之气。

花匠就伴着这袅袅梵音不停忙碌，而庄理也蹲在雪地里，捧着脸颊，用乌溜溜的眼珠好奇地看着男人。

男人停下缠绕麻绳的动作，诚惶诚恐地弯腰行礼：“小少爷好，雪下得这么大，您赶紧去屋里躲躲吧？屋里暖和。”

庄理乌溜溜的眼珠一眨不眨地看着地上的麻绳，仿佛灵魂已经出窍。

男人早已从下人口中了解到少年的身份和他的特殊之处，便叹了一口气，继续干自己的活儿。

庄理在脑海中轻笑：“有意思。”

7480 上下打量花匠，问道：“哪里有意思？”

“念经的人有意思，听经的人也有意思。”

7480 眼里直冒蚊香，再次问道：“主人，他们到底哪里有意思？”

“小少爷蹲在地里淋雪，仆人却不管不问，只顾手头的工作，这还不算有意思吗？嘘！认真听。”庄理抱住双腿，把下颌磕在膝盖上，脑袋歪了歪，目光渐渐放空。

花匠时不时瞥他两眼，见他开始发呆，便又摇了摇头。

一刻钟后，池冥举着一把伞大步走过来，脸上是无法掩饰的焦急。

看见小橘跑进书房，他立刻意识到小宝也在附近，出去找的时候才发现人不见了。

看见脑袋上顶着一层雪花，像只鹌鹑一般缩在墙角的少年，他立刻飞奔过去。

正好庄理也听完了经，正准备站起来。他没料到自己的腿已经麻了，屁股抬起来的时候膝盖跟不上，竟一头栽进了雪地里，把自己当成一棵树给种了。

小橘跑过去，用爪子扒拉他的后脑勺，嘴里喵喵喵喵地叫着。

7480：“噗嗤！”

池冥又好气又好笑，赶紧把少年拔出来，裹进自己敞开的大衣，抱去了书房。

他错了，他就不该把小宝安置在隔壁院子。他从一开始就应该时时刻刻把小宝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一小时后，庄理头上裹着一条白色毛巾，身上穿着一件巨大棉衣，老老实实坐在池冥怀里喝热牛奶。

池冥正在翻看一份文件，另一只手臂却紧紧箍住少年纤细的腰。

小橘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甩着尾巴。

庄理放下喝空的杯子，抓起一支笔和一张纸，埋头书写。

池冥原本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一眼，看清纸上的内容却着实吃了一惊。

“小宝，你写的是什么？”

一串一串繁复的花纹在少年的笔下延展，看上去漂亮极了。

池冥盯着这些花纹看了一会儿，然后才慢慢意识到，这些不是什么毫无意义的涂鸦，而是梵文。他曾在林姨娘的某本佛经里看见过这种文字。

“小宝，你懂梵文？”池冥轻轻揉着少年的脑袋，尚未意识到这些神秘字符代表着什么。

7480 也好奇地问道：“主人你写的是什么？这些字看上去好复杂呀！”

“我在默写林姨娘刚才念的佛经。”

他的大脑是一台运算力十分强悍的计算机，听过的话会像录音一般保存在记忆库里。

他一字不漏地写完这段佛经，然后拿出一张空白的纸，把佛经翻译成拉丁文，又把每一个拉丁文单词的首字母列出来，组成一串毫无意义的字符。

他盯着这串字符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池冥也看着这串字符，表情由茫然渐渐变成若有所思，又从若有所思转为惊骇：“这是一份用密码书写的情报对吗？”

他话音刚落，庄理已经计算出了破解这种密码的方法，用拉丁文把情报内容还原出来：【.....据悉，C 已与北方军阀 K 达成抗日共识，并将于 XX 处会军。C 从美国人手里购买到一批军火，这批军火的运送路线是.....儿子被 C 赶出家门，速给儿子安排住处。】

7480 看不懂拉丁文，但它却知道，这些文字一定是有意

义的。

于是它追问道：“主人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知道这些字符能拼出这段话？”

“这是用凯撒挪移式密码书写的情报，破解它的钥匙只有 25 把，我一把一把尝试，很快就能拼写出正确的内容。”

庄理没有进一步解释什么是凯撒挪移式密码，反正说的再多 7480 这个小智障也听不懂。

他沉吟道：“这个女人传递情报的方式非常复杂，先用凯撒挪移法将明文改写成密文，然后再取每一个密文的首字母，对应拉丁文带有同样首字母的单词，翻译成梵文，再组合成经文。

“这种加工过程等同于把五谷杂粮做成酒糟，发酵之后蒸馏出酒精。你绝对无法通过一杯透明的液体看出它的原材料。

“要完整接收这个女人传送的情报，中间人必须精通梵文与拉丁文，并且拥有超强的记忆力，能在听见经文的同时把它完完整整记在脑子里，回去之后再默写出来，进行转译。

“我猜想，放眼整个华国，具备上述能力的人不超过十个。而池冥身边更是没有这样的人才，所以林姨娘始终没被任何人抓住。”

庄理把这份拉丁语情报翻译成中文，递给池冥，并圈出最后一句话，写道：**【你弟弟不是你弟弟，是花匠的儿子。】**

7480：“！！！”卅啊！它是不是又断片了！为什么池诚会变成花匠的儿子？

池冥：“……”这份情报的重点似乎不是这个。

11

池冥盯着这份情报看了很久，又反复查看那篇用梵语书写的经文，终于把事情捋顺了。

他自然不可能怀疑庄理是什么间谍。

他是个军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他的习惯。他记得自己找到小宝的时候，小宝正蜷缩在林姨娘的院子外面看花匠劳作，而林姨娘正在屋里念经。

“所以这篇经文是小宝你从林姨娘那里听来的对吗？你能过耳不忘？你精通梵文和拉丁文？你还懂得破解密码？”池冥看着侧坐在自己膝头的少年，目光充满惊异。

庄理舒舒服服地靠在池冥的臂弯里，两只手握在一起，捧着自己的肚子，下颌略微抬高，一句话未说，却已经把骨子里的傲气表现了出来。

池冥揉了揉少年毛茸茸的脑袋，笃定道：“小宝，你是个天才对吗？”

庄理的下颌抬得更高了一点。

池冥捏住他软软的腮，低笑道：“我的小宝果然是个天才。”

他的直觉告诉他：小宝什么都懂，也能听明白所有人的话，更能看清外界的一切。他只是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不愿意表达而已。只要锲而不舍地敲打他的心门，总有一天他会露出头来，无奈地问一句：“你干嘛呀？”

而眼下，池冥想象中的场景出现了。

小宝主动推开心门，用乌溜溜的眼睛看着他，无声表达着这样一句话——哥哥我来帮你。

不知为何，池冥的眼眶湿润了。他把头埋在少年温热的颈窝，静静享受这份喜悦和感动。

庄理拍了拍池冥的胳膊，等对方抬起头时又指了指桌上的情报。

池冥这才压下心中的激荡，拿起情报细看。如今他已能确定，林姨娘就是隐藏在自己身边的间谍，这份情报的一部分内容正是他故意捏造出来的假情报。

林姨娘送参汤的时候看了去，下午立刻就编成暗语发送给接头人。她的行动相当快速。

除此之外，这份情报的上半部分内容却是真的，池冥最近的确与某位柯姓军阀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共识，而该军阀明面上是日本人在东北的代理人，掌控着数量庞大的伪军。

他的反水定然会让日本人腹背受敌，损失惨重。

幸好小宝发现了林姨娘的秘密，否则等这份情报被花匠送出去，柯姓军阀一定会被日本人杀掉。池冥的抗日联盟也将土崩瓦解，华国将迎来更为黑暗的时刻。

思及此，池冥的掌心已冒出一层冷汗。

“小宝帮了哥哥大忙。”池冥把少年揉入怀中，亲吻他的发顶，后怕与庆幸一起涌上心头。

庄理拍了拍他宽阔的胸膛，仿佛在说：“别怕别怕，有小宝在呢。”

当然，这句话只是池冥的脑补，但他却觉得自己的脑补一定是对的。他在小宝心里是最特别的。

池冥拿起话筒，拨打了情报科的号码，等那头接通后吩咐道：“宋科长，你马上过来一趟。”

挂断电话后，池冥抱着庄理站起来，走到一排书架前。

庄理坐在池冥强壮的臂弯里，伸长手臂，在众多文件夹中搜寻一番，很快抽出一本册子，递给池冥。

池冥一看封面，正是自己想找的资料，不由低笑起来。

“小宝真聪明！”他由衷赞叹，继而想到：如果庄伯父还在，他该多么高兴。他说得没错，小宝心里暗藏着一个奇妙的世界。

庄理从书架上找出来的是一本名册，该名册记录着每一个在池宅工作的人的姓名、地址、籍贯、亲属关系、过往履历等等。

通过名册，池冥很快就获悉了那名花匠的来历。

林姨娘未曾被池老元帅纳为小妾时，花匠就已经在池家工作，池老元帅被日本人炸死后，他也跟着投奔到了上海，算得上是池家的老人。

梵文是小语种，精通梵文的人非常罕见，而他和林姨娘却能把梵文当成母语一般使用，可见两人都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是固定的老搭档。

他们一起工作了几十年，互相监视却也互相照顾，这中间很难不培养出感情。

如此，这份情报的最后一句就有了解释。

【儿子被 C 赶出家门，速给儿子安排住处】——一个女人对另一个男人说儿子如何如何，那这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还用猜吗？他们必然是一家三口。

最近有谁被池冥赶出家门呢？是池诚啊！

池冥揉了揉太阳穴，心道幸好父亲不在了，否则他一定会被气死。如今想来他才惊觉，池诚与那花匠竟长得有五六分相像。

撇开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池冥继续查看花匠的资料，却发现他如今住在一个贫民窟，那处布满蛛网般的巷道，很难监视或跟踪；出入人员又密集又杂乱，更难展开抓捕。

贫民窟附近还有几个菜市场，周围全是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

倘若把花匠放出府，用他去钓大鱼，池冥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跟上他的行踪。他途径的每一处都是上海最乱的地方，存在太多干扰因素。他在路上有一千一万个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情报送出去。

一旦他成功传送了情报，柯姓军阀以及所有参与到抗日联盟中的有志之士都将被日本人屠杀。这关系到数百人的生死存亡。

池冥不敢赌，所以等宋科长来之后，他果断下令：“抓捕这个人。”

宋科长看了看名册上的照片，当即颌首应诺。

庄理处理完这件事便拿起笔，一条一条书写自己最近分析出来的情报：【1，日军在 XX 山区发现了储量巨大的煤矿；2，日军在 XX 处建有地下军工厂；3，日军将在 XX 处屯军，下一步，他们将攻打 XX 城。】

写完，他把这张意义非凡的纸推到池冥的眼皮子底下。

池冥：“.....”

“小宝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会飞天遁地？”池冥捏着少年软嫩的腮帮子，玩笑道：“如果不会飞天遁地，你好端端地坐在家里，又怎么搜集到这些情报？”

庄理拍开他的手，跳下他的膝头，跑到档案柜前，抽出数份报纸，把相关内容一一指点出来。

莫名涌现的流民，大批出现的招工广告，无故停运的火车.....

在旁人看来零零碎碎毫无意义的文字，在少年眼中却是至关重要的线索。

池冥一会儿看看报纸，一会儿看看少年用稚嫩的笔迹书写的情报，表情由惊异慢慢变成了狂喜。

“小宝，你是哥哥的宝贝你知道吗？你帮了哥哥大忙。”他把少年抱到膝头，狠狠亲了亲对方白嫩的脸颊。

庄理被他坚硬的胡渣刺得直缩脖子，心里却十分满足。他说过，他会帮池冥一起承担肩上的重任。

池冥再次把宋科长叫进来，让他派人去查探庄理给出的三个地点。

如果这份情报是真实的，那池冥就能一举端掉日军的能源储备库、地下兵工厂和屯兵所，并扰乱他们侵略华国的计划。日军在华国内陆展开的军事行动将一败涂地，而胜利的天平将大幅向华国倾斜。

或许在三五年之内，这场战争将彻底结束。

池冥拿出地图，用红笔不断勾描自己的行军路线，目中异彩连连。

庄理捧着脸颊安安静静地看着他。

窗外大雪纷飞，屋内却暖气环绕。

少顷，宋科长一脸挫败地走进门，垂首低语：“大帅，我们刚把花匠抓住，他就咬破牙槽里的毒囊自尽了，前后不过三秒。我们没问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一个间谍最重要的价值不是藏在他心里的情报，而是他组建的地下情报网。把这张网全部拔除才是池冥想要收获的战果。

花匠死了，他的组织还在，同僚还在，这些人依然会源源不断地把情报传送给日本人。

花匠的死对这张间谍网络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

“抓捕林氏的时候小心一点。”池冥皱着眉头吩咐。

宋科长讷讷点头，过了一刻钟后穿着染血的军装走进来，表情更为惭愧：“我们卸掉了林氏的下颌骨，以防她咬破毒囊自尽，哪料她的丫鬟拿起刀子就把她刺死，自己也自尽了。”

间谍的手段就是如此防不胜防。为了保住整个组织，他们会在自己身边布置很多引爆装置。

池冥沉默良久才无力摆手：“罢了，把他们的尸体处理干净。”

宋科长分析道：“能在老元帅和您身边潜伏几十年而不被发现，自毁的手段也如此干脆利落，这个情报组织应该是日军的一张王牌。”

也因此，掀开这张王牌将对日军造成十分沉重的打击，也更有利于我军的后续战略部署。

只可惜两次行动都失败了，这张王牌就这样渐渐消失在桌面上。

池冥闭上眼，不断按揉眉心，继而嗓音狠戾地说道：“我爹娘的行踪有可能是被这两个人泄露的。”

宋科长点点头，心情十分沉重。

查明真相并报仇雪恨的机会就在眼前，却生生错过。终究是意难平。

庄理拉了拉池冥的衣袖，在纸上写道：**【池诚，诱饵，引蛇出洞。】**

池冥眼睛一亮，立刻把这张纸递给宋科长。

愁眉苦脸的宋科长展颜笑了。

林姨娘和花匠所在的组织管理非常严密，定然是知道两人的关系，也知道池诚的身世。他们之所以不替换掉坏了规矩的两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替代者。

毕竟两人在池家潜伏了很多年，还弄出来一条又一条重要情报。把他们砍掉对组织来说也是重大损失。

如果两人都死了，而池冥又暗地里派人跟踪池诚，并不断搜查池诚的住处，该组织会不会对池诚起疑？

会不会认为花匠和林姨娘在临死之前藏了什么重要情报在池诚身上？

他们会不会派人去接触池诚？

答案是肯定的。一个尽职尽责的情报组织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条重要情报。

如此，顺着池诚这条线索，池冥依旧有机会把这个情报网挖出来。

两人迅速制定好了引蛇出洞的计划。

庄理则靠倒在池冥怀中，在脑内轻叹：“池诚死了。”

7480：“……主人，你的报复心真的、真的、真的是天下第一！”

12

为了防止间谍咬破毒囊自杀，池冥和宋科长必须精确地计算每一个抓捕细节。

为此，池冥还给报社打去电话，取消了与池诚划清界限的公告。

情报科的重要官员陆陆续续走进书房，围坐在一起讨论各种方案。

看见被池冥抱在膝头的少年，他们竟然也能做到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就仿佛大帅从来都是这种公私不分的作风。

“搞情报的人心理素质果然不一样。”7480 感叹道。

庄理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然后伸出手，开始翻看池冥摆放在桌上的每一份文件。

直至此时才有一名情报官轻咳了一声，示意池冥管好孩子。

“没关系，让他看。”池冥纵容地说道。

那名情报官似乎知道庄理的底细，便也按下不提。

庄理找出一份电报，盯着看了很久。

7480 慢慢念出电报的内容：“斯密斯先生拒绝这笔交易，提价否？”

“池冥没法提价了，他在日本人的轰炸中蒙受了巨大损失，他买不起这批军火。”庄理叹息道。

7480：“主人，你怎么知道这份电报是有关于军火交易的？”

“粮食被炸了可以再筹集；汽油库被炸了，目前的华国还有储备；只有军火得从国外购买。”

庄理一边分析一边翻看池冥的财务报告，发现他麾下的兵工厂最近正卯足马力生产武器弹药，却始终无法提升产量，所以连续提交了数份扩大生产规模的企划书。

“池冥现在最缺的是军火。我得帮帮他。”庄理一边念叨一边抽出一张白纸，开始画图。

7480 好奇询问：“你怎么帮他？你又没钱给他买军火。”

“他有自己的兵工厂，只是生产效率太低，无法在短时间内供应他的军队而已。我可以设计一款易于生产的枪。”庄理沉吟道：“这种枪的机械构造大大简化了，在保证射程和威力的同时牺牲掉一定的精准度，平均日产量可达到数千杆。一个月就能制造出数万杆。

“如果池冥能成功捣毁日军的煤矿、兵工厂和屯兵所，他就能获得很长一段时间的喘息机会。利用这段时间大力生产这种枪械，他的军队将很快恢复元气。”

说话间，一杆造型精简的枪已在庄理的笔下成型。

7480 默默跪了：“主人，我看古装剧里总有一句台词叫‘得XX者得天下’，这句话套用在你身上太合适了。”

难怪神灵总喜欢吃软饭，宿主的软饭真特么香！

池冥一边与属下谈话一边抽空照看少年的一举一动，发现他在纸上涂涂抹抹便宠溺地笑了笑。

“小宝，他们的烟有没有呛到你？”池冥自己想抽烟，拿起雪茄之后却又放下了。

庄理埋头画图，并无反应，也没被烟雾呛得咳嗽。

池冥这才放心地拿起雪茄，凑到属下递来的打火机前。

“把窗户开一开，散散味儿。”他还是不放心地交代一句。

一名属下立刻去开窗户，另一名属下看了看庄理的图纸，赞叹道：“庄少爷倒是挺有画画的天赋，不用尺子也能把线条画得笔直。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傻子。”

“谁说小宝是傻子？”池冥的脸色阴沉下来。

偏在此时，一名情报官豁然站起，几步走到桌边，盯着图纸看了又看，惊骇道：“大帅，这把枪的构造和美国人卖的羊毛枪太像了！”

羊毛枪是美国人贩卖的一种易于制造、成本低廉、生产速率奇高的手枪，原名为解放者手枪。

这种枪的威力不可小视，精准度却不高，八米之外子弹就会偏离轨道，射程也不够，只能用于近战。故此，虽然它很便宜，也能大批量生产，却并不被军队所使用。

青睐羊毛枪的人大多是缺乏资金且人员较少的反抗组织。

庄理现在设计的是一款步枪，机械构造比羊毛枪更为精简，威力和射程却与普通步枪毫无差别。换言之，这种枪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大规模生产出来，并用以武装军队。

精准度不高是这种枪唯一的缺点，但是在战争中，这个缺点却是微不足道的。前方是多如牛毛的敌人，万枪齐发总能命中目标。

“他不是乱画的，这种枪很有名堂！”这位情报官主要负责搜集先进武器的情报，所以他对枪械构造十分精通。

其余情报官全都站起来，把庄理团团围住，目中全是惊奇。

“真的假的？”

“真的！我搜集过数万张枪械图纸，我一眼就能看出设计的好坏。”

“不用尺子却能笔笔成型，庄少爷画图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庄少爷不是傻子吗？”

“谁告诉你庄少爷是傻子？庄老曾无数次对外澄清过这个流言。庄老还说庄少爷是懂得八国语言的天才。他只是脾气古怪了一些，不爱说话而已。”

“我还以为庄老吹牛呢！”

“难怪大帅整天把庄少爷捧在手心。”

在这群人的嘀咕声中，庄理把标好尺寸做完注解的图纸推到池冥面前，然后靠倒在对方怀中，双手捧着肚子，下颌微微扬起，一言不发地传达着“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息。

7480 吐槽道：“主人，你还缺一根雪茄、一副墨镜，一条大金链子。来来来，我给你放 BGM，你去拿池冥桌上的雪茄。”

庄理：“.....”

池冥轻轻捏了捏少年微扬的下颌，眼角眉梢挂满喜悦和骄傲。

“我家小宝果然是天才。”他找出那张电报和兵工厂的财务报告，语气满是动容：“小宝知道哥哥需要军火，所以才设计出这种枪对吗？小宝想帮哥哥解燃眉之急对吗？”

若不是屋里坐满了外人，他恨不得捧住少年的脸庞狠狠亲几口。

宋科长看了看摆放在桌上的电报和财务报告，由衷发出感叹：“大帅，你捡到宝了！”

“对，我捡到宝了。”池冥垂下头，用脸颊贴了贴庄理的脸颊，极力克制着涌上心头的感动。

没有人知道他的举步维艰，也没有人在乎他的不堪重负。可是这一切都被少年看在眼里，于是他从厚厚的保护壳里钻出来，伸出细细的手，试图拽住他一起奔跑。

再没有什么心意比这更美，更好。

池冥轻轻扒拉庄理的脑袋，眼里泛出一层水雾，继而又化为融融暖意。

“宝宝，谢谢你。”他附在庄理耳边低语。

庄理心跳加速，脸颊也不由自主地涨红，挣扎着跳下池冥的膝头，抱起小橘噔噔噔地跑了。他没想到这一世的池冥竟然如此肉麻。

“这孩子害羞了。”宋科长打趣道。

众人发出善意的哄笑，然后如获至宝地研究那张图纸。

池冥抹了抹脸，表情恢复了惯常的冷肃，耳朵却也涨得通红。

庄理抱着小橘跑进隔壁院子。两名警卫员寸步不离地跟在他后面。

这是池冥刚颁布的命令，哪怕在家里，他也必须确保少年始终在自己的照看下。

庄流云正坐在绣架前劈线，一旁的留声机慢慢转动着，播放出沙哑却缠绵的歌曲。鹅毛大雪在窗外飘落，屋内却温暖得宛若春天。

庄理在门口站了很久才走过去，揉了揉庄流云的脑袋，在心中说道：“哥哥给你报仇了。”

7480 立刻吐槽：“你是弟弟。”

庄理：“.....”

庄流云抬起头，发现弟弟正“慈爱”地看着自己，脸上立刻绽开笑容：“小宝也学会摸人脑袋了吗？是跟池大哥学的吗？池大哥真会带孩子。如果咱们这儿不打仗，池大哥可以去给人当保姆。他比我厉害多了。”

庄理：“.....”

7480：“你姐姐是腹黑还是天然黑？”

庄理罕见地出现了迟疑：“应该是天然黑吧。”

庄流云把弟弟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详细给他介绍怎么把一根细细的丝线劈成五根、六根甚至是十根。

庄理抱着小橘靠在她肩膀上，耐心地听着。

雪还在下，春天的脚步却近了。

池诚忐忑不安地等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公报》，哆哆嗦嗦地翻到专门张贴告示的那个版面，一条一条往下看。

没有，没有，没有.....池冥的告示竟然没张贴出来，怎么回事？

池诚连忙跑回暂居的酒店给报社打电话，这才得知池冥竟然收回了成命。他这是心软了吗？

池诚一屁股跌坐在沙发里，重重吐出一口浊气。

放心之后，他立刻把丁凝约出来玩乐，还叫上一群狐朋狗友来酒店打牌。

当然，他的行为比以前低调很多，以前爱去的地方都不去了，唯恐让池冥得知他在外面浪荡挥霍，又威胁要断绝与他的关系。

然而三天后，他就乐极生悲了。几个黑衣人趁夜拦住他的黄包车，把喝得烂醉如泥的他塞进一辆小汽车，带到了某个废弃仓库。

“说，你爹交给你的情报在哪儿？”一名彪形大汉揪住被捆绑在椅子上的池诚的头发。

“我爹早就死了。”池诚满脸恐惧。

“哼，我说的不是池瑞，是你亲生父亲廖老三。他交给你的东西呢？”这些人竟是完全笃定池诚知道自己的身世。

因为他们查到，廖老三和林姨娘双双被杀害的那一天，池冥曾派遣管家去报社，打算刊登与池诚断绝关系的公告。池诚还与池冥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如果不是因为暴露了身世，他们兄弟俩何至于闹到断绝关系的地步？池诚又为什么急匆匆地离开池家，在外面东躲西藏？他一定知道所有内幕。

池诚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脑子转得很快，几乎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段话所暗藏的可怕信息。

廖老三他认识。小时候他爬到树上下不来，还是廖老三架着梯子把他抱下来的。这人是他家的花匠。

想到廖老三与自己如出一辙的鹰钩鼻和带着沟槽的下巴，再想到池老元帅和池冥与自己没有丝毫相似的长相，一股灭顶的恐惧感袭上池诚的心头。

他嗓音尖锐地喊道：“我不认识廖老三！”

这句太过明显的谎话让绑架他的特务越发笃定他身上藏着什么秘密。

“你不老实是吧？”一名身材瘦小的汉子蹿上来，举起尖刀扎在池诚的大腿上，厉声逼问：“你说不说？”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认识廖老三，我不是他儿子！我是池瑞的儿子！”池诚极力抗拒这个可怕的事实。

但他越否认，这些特务就越怀疑，于是接连往他腿上扎了很多刀，直至几枚麻醉弹击中特务们的后背，令他们接二连三晕倒。

当天晚上，庄理抱着小橘站在二楼窗边，借着皑皑白雪反射的光线看见浑身沾满鲜血的池诚躺在担架上，被两名士兵抬回院子。

雪天路滑，士兵走得很慢。

池诚连哭带嚎地说道：“我是我爹的亲儿子对吗？你们说话呀！”

对他来说，整个世界都在今晚崩塌了。

庄理冲庄流云招招手。

庄流云走到窗边，看清池诚的惨状，听清他的哭嚎，尚未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噗嗤一声笑了。

7480用力点头：“确定了，你姐姐就是个天然黑。这么惨的场景她都能笑出来。”

两名士兵把双腿扎满窟窿的池诚抬进了池冥的院子。

之前还又哭又嚎的池诚到了池冥面前却闭紧嘴巴，狂打摆子。他再也不敢探究自己的身世，因为仅凭池冥的一个眼神他已确定，自己确实不是池家的种。

这种眼神他曾多次觉察到。

偶尔有那么几次，池冥看着他时眼瞳里弥漫着探究和冷意。他用毫无感情的目光打量他，就仿佛在估算这个物件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

想到自己仗着池冥的权势在外面无法无天、肆意挥霍，池诚的后脖颈一阵一阵发凉。他直到此时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以前的自己是多么狂妄、无知、愚蠢。

池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自己的呢？池诚惶惶不安地想到。

“半年前我就开始怀疑你娘了。”池冥盯着池诚看了很久才淡淡开口。

半年前啊！那么早！池诚这才恍然惊觉，池冥对他的不满不是因为庄流云的到来，而是因为天长日久的累积。

“大哥——”

池冥打断了池诚：“不要叫我大哥，我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你爹年轻时候的照片，你好好看看吧。”

池冥把两张照片甩在桌面上，其中一张是年轻时的花匠，另一张是现在的池诚。两人都长着鹰钩鼻子和带凹槽的下巴，若是不仔细分辨，旁人一定会以为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拍的。

这是难以抹灭的证据。

池老元帅刚愎自用，所以从未怀疑过惯会做小伏低的林姨娘。当然，他也不会去注意一个总是驼着背低着头的花匠。

所以林姨娘安安稳稳地把奸生子养大了。

池诚瞪着两张照片，惊恐万状的表情仿佛活生生见了鬼。

而池冥接下来的话更是令他肝胆欲裂：“你爹娘是日本人的间谍。如果不是他们泄密，我爹娘不会被炸死。这么些年以来，你这个杀人凶手的儿子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还挥霍着我爹娘留下的遗产，你爽快吗？”

以前的池诚自然是爽快的，但现在，他只觉得透心凉。他恨不得化成一缕青烟消失在池冥眼前。

池冥从匣子里取出一支雪茄，叼在嘴里慢慢点燃，末了走到敞开的窗户边，望着外面的鹅毛大雪。

他沉默了很久，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忽然，他回过头，看向站立在门口的两名士兵问道：“你们把他抬进来的时候，他一直在鬼喊鬼叫？”

“是的大帅。”

池冥眉头皱了皱，担忧地问：“小少爷有没有被吓到？”

“小少爷站在窗边看了看，应该没被吓到。”

“是嘛。”话虽这么说，池冥却放不下心，连着抽了几口雪茄，过足了烟瘾，这才把烟蒂杵灭，匆匆离开了。

他得去看看小宝。

“大帅，他怎么处理？”两名士兵指着凄凄惨惨的池诚问道。

“帮他把伤口包扎一下，明天早上送去医院。从今往后池家没有二少。”

池冥离开之后，池诚才大喘了一口气，伸手一摸才发现自己竟然流了满脑袋冷汗。保住一条性命之后，他才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亲生爹娘都被池冥杀掉了。

然而他感觉到的不是恨意，也不是愤怒，而是彻骨的恐惧。他明白，池冥不杀自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如果他纠缠不放，下场定然会十分凄惨。

翌日早上，池诚被一辆小汽车送去了医院，池冥还给他交了两个月的住院费，之后就撤回人手，再也不管他了。

医生帮池诚处理了腿上的伤，还给他配备了一辆轮椅。

他自己滑着轮椅跑到院长办公室，死乞白赖地借人家的电话打一打。

头一个电话，他打给了自己的铁杆好兄弟，张口就想借两万块。

那人嗤笑道：“池诚，这两万块借给你，你拿什么来还？你已经不是池家的二少了。”

池诚咬着牙根没敢反驳，因为他心虚。

这人指点道：“你想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薅最后一把羊毛也得问问你哥同不同意。哦不，池大帅已经不是你哥了，今天的《公报》你还没看吧？我建议你去看一看。”

电话啪嗒一声挂断了。

院长手里正好举着一张《公报》。他从报纸后面探出半个脑袋，偷偷摸摸瞥了池诚一眼。

池诚心里一阵急跳，哗啦一声夺过院长的报纸，很快就在头版头条发现了池冥的公告：**【即日起，池家再无二少。】**

这句话既简单明了又直切要害，是池冥的风格。除此之外他还贴出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池家的家谱。池瑞名下有两个儿子，一子池冥，一子池诚。

如今，池诚的名字竟然被一笔朱砂拦腰划掉了。

看见这张照片，没有人会误解池冥的意思。这不是分家，更不是两兄弟闹脾气，而是彻彻底底地抹除池诚的存在。

从今天起，池诚连姓池的资格都不配拥有。

看到这里，池诚的手开始颤抖，被他握着的报纸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这响声昭示着池诚的恐惧和慌乱，也泄露了他满心的茫然无措。他终于明白，没被池冥一枪打死并不是幸运，而是无尽苦难的开始。

他把报纸丢在桌上，拿起电话联系丁凝，甫一开口嗓音就抖起来：“凝凝，我在协和医院，你快来接我。”

“请问你是谁？”妖娆的女声从话筒里传来。

“我是二少呀。”池诚习惯性地说道。

女人咯咯咯地轻笑了一阵，语气陡然转冷：“很抱歉，上海滩已经没有二少了。”

不等池诚反应过来，女人已挂断了电话。

池诚再拨打过去的时候，那边已经接不通了。他毫不气馁，一次打不通就打二次、三次、四次……

看见他几近疯癫的模样，院长同情地说道：“别打了，她那边根本就没把话筒挂上。她是故意不想接你的电话。算了吧，这种女人眼里只有钱和权，你现在什么都不是，她认得你才怪。”

“不会的！丁凝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她不会的！”池诚摔了话筒，滑着轮椅飞快离开院长办公室，来到医院门口才发现没人帮忙自己竟连台阶都下不去。

他呆住了，看见来来往往的人总是用轻蔑鄙夷的目光打量自己，这才涨红脸颊逃之夭夭。

来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他疯狂捶打轮椅扶手，纵声大哭。

池诚被送走以后，池家来了一次大扫除。情报科的特务把池宅的每一个房间都彻底清扫了一遍，以防林姨娘在某个角落安装窃听器。

一名士兵把一口箱子送到庄理的图书室，说是池诚留下的藏书，问小少爷要不要。

庄理自然是要的，走过去，把箱子抱进怀里。

士兵领会了他的意思，笑着离开了。

庄理开始认真清点池诚的藏书，先后找出二十几本艳.情小说和十几本春.宫图。

7480：“.....人才啊！池诚在大学里教什么的？泡妞？”

“这是好东西。”庄理把艳.情小说扔到一旁，把春.宫图全部藏进书桌的抽屉。

7480：“.....”

撇开不正经的书，箱子里还剩下一本日记和几本诗集。庄理对诗集不感兴趣，于是拿起池诚的日记，漫不经心地翻看了几页。

池诚狂狼的内心世界很快就吸引了庄理。他不知不觉竟看得入迷，完全没发现池冥已悄然来到自己身后，也俯下身，看向日记本。

“有人常常问我：你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我笑着说：生活，我学到了生活。最美的生活是什么呢？是裸.露的大腿、晃动的奶.子、婀娜的腰肢；是风情万种的少妇与纯洁美丽的少女。

大学四年，每当我起床的时候，感受到下身的坚硬，我总会对自己说：努力吧池诚，今天争取多睡几个女人！”

池冥一字一句念诵这段话，脸色越来越黑，嗓音越来越沉。

乘坐特快专列赶回上海的陈宣廷身姿笔挺地伫立在门口，脸上带着要笑不笑的表情。

二少的大学生活真是精彩，可惜了大帅为他支付的留学费用。

庄理慌忙把日记本藏在身后。

然而池冥就站在他身后，所以大手一伸就把日记夺了过去。

“如果早知道他拿我的钱是去国外睡女人的，我宁愿把钱扔进水里听个响儿。”池冥冷笑着撕碎日记本。

“大帅，这里还有。”陈宣廷走过去，捡起放置在地毯上的一本艳.情小说，小说的封面画着一个身披薄纱的裸.体女人，标题为《明月落我裆》。

池冥：“.....”

他牙根恨地直发痒，深悔自己为什么不在昨天晚上前一枪毙了池诚那个狗东西。

“小宝，赶紧把你刚才看的東西都忘掉。”他半跪下去，轻轻抚摸少年的脑袋。

庄理睁着乌溜溜的眼珠看他，脸上全是懵懂。

池冥与他对视了一阵，渐渐放下心来，转头对陈宣廷夸耀：“小宝是最单纯的，他看不懂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庄理在心里轻叹：“抱歉呢，我全都看懂了。”

7480 吐槽道：“主人，你有本事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

庄理：“.....”

池冥把地上的一堆书搬到外面，点火烧成灰。

陈宣廷提醒道：“大帅，别忘了我们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池冥这才想起正事，回到屋里，给庄理戴上貂皮小帽、穿上羊绒大袄、披上狐毛大氅，换上牛皮鞋，牵上了一辆小汽车。

“小宝，帮哥哥一个忙好不好？”他把少年抱进怀里，极尽温柔地诱哄。

7480 吐槽道：“来了来了，软饭王又来吃软饭了！”

庄理似笑非笑地说道：“小智障，你最近是不是杠精上身了？只要池冥愿意吃我这碗软饭，我养他一辈子又何妨？”

14

池冥牵着庄理的手走进一栋戒备森严的大楼，径直往上，抵达了一个宽阔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摆放着很多桌子，每一张桌子上都放置着一台发报机，发报员戴着耳机认真监听每一条电报，并迅速记录下来。另有一群容色肃穆的人聚集在一起，从高高堆叠的数万份情报中挑拣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伏案进行破解。

“最近收到的那些古怪情报在哪儿，拿出来，我给小少爷看看。”陈宣廷走到埋头工作的那群人跟前。

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抬起头，露出胡子拉碴，眼圈青黑，憔悴万分的脸。

他不耐烦地问道：“什么小少爷？”

“废话什么，拿出来给我看看。”陈宣廷推了推他的肩膀。

他还是不动，目光扫向池冥以及被池冥半抱在怀里的少年，立刻拍案斥责：“这里是情报科的心脏腹地，不是你们这些官僚用来哄孩子的地方。陈宣廷你要搞清楚，我们这是在打仗。打仗你明白吗？一条情报的泄露，牵扯的是几十万人的生命乃至国家的存亡！”

陈宣廷和池冥似乎早已习惯了中年男人的严肃刻板，并未感觉到被冒犯。

他的助手慌忙拿出几份情报递给陈宣廷，唯恐得罪大老板。

中年男人恶狠狠地瞪视助手，助手则缩着肩膀躲去了角落。

忙于破解密码的这群人全都停下手头的工作，愤愤不平地的看向池冥。他们为挽救国家忙得焦头烂额，池大帅倒好，竟然把这份至关重要的工作当成了逗孩子开心的把戏！

池冥丝毫不在意这些人的目光，柔声解释：“小宝，这就是日军最近发送的情报，全是一些凌乱的英文字母，似乎没有

任何意义。我们的人连续工作了好几个月，却根本找不到破解方法。”

陈宣廷补充道：“而且在这几个月里，日军的情报已全面使用这种加密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掌握他们的部署情况。我们等于蒙着眼睛在跟日本人打仗。这是非常危险的你明白吗？”

庄理当然明白，所以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把五份情报平铺在桌上，一一对比查看。

中年男人讽刺道：“陈宣廷，我们都是华国最顶尖的科学家。我们辛辛苦苦连续工作几个月都破译不了的密码，你以为找个小屁孩来就有用？你是死马当活马医吗？”

陈宣廷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池冥则走到隔壁的茶水间，亲自给庄理倒了一杯热茶。

袅袅水雾散开时，庄理拿起笔写道：**【这是一种机械加密模式。从现有密文可以推测出它由总共经历了三次加密，最大程度地让所有字母以随机的形式出现。既然是随机的，那么频率分析法就对它无用。】**

中年男人原本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庄理的草稿纸一眼，看清他写的话，眼珠子就定住了。

他们这些人彻夜不停地计算了一个多月才敢确定这种密文经过了三次加密。但是，这位少年只看了一眼就辨别出来了。

他的计算能力着实有点恐怖！

中年男人几步走到庄理身边，目光灼灼地盯着他的草稿纸。

其余科学家看见中年男人异常的举动，也都出于好奇走了过来，然后结结实实愣住了。

只见庄理在草稿纸上写下了三串数字：第一串是 $26 \times 26 \times 26 = 17576$ ；第二串数字是 100391791500；第三串数字是 $17576 \times 6 \times 100391791500 \approx 10000000000000000$ 。

写完之后，他拿起五份情报继续观察。

陈宣廷和池冥看得一头雾水。

中年男人却颤声道：“他是在告诉我们，第一层加密模式会把 26 个字母全部打乱，进而得出 17576 种组合方式。

“第二层加密模式有 100391791500 种组合方式。第三层加密模式大约有 100000000000000000 种组合方式。

“也就是说，日本人新近研发的这种机械加密仪器能把一份情报改写成一千亿亿种密文。要破解它，我们必须进行一千亿亿次计算！这是不可能的事！”

中年男人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站在庄理周围的科学家们纷纷倒抽一口凉气。

陈宣廷和池冥互相对视，继而面色沉凝。

庄理在纸上写道：**【穷举法无用。】**

破解密码的方式总共就那么几种，而日本人发明的这种机械加密仪器已把所有的破解方法都封死了。

池冥走到庄理身后，双手轻拍他肩膀，柔声安慰：“破解不了就算了，小宝不要有压力。”

庄理拿起笔，干脆利落地写道：**【可破。】**

所有人：“！！！”

那位中年男人上一秒还如丧考妣，下一秒已经从椅子上弹起来，急切追问：“怎么破？”

【通过已知单词寻找闭环。这种机械装置共有三层加密环，26个字母的顺序被打乱之后并不是真正的随机，会形成一个有特定规律的闭环。经由已确定的单词找到这个闭环就能把 1.6×10^{20} 的组合方式缩减为105万种。】

陈宣廷和池冥完全看不懂这些话，却也知道，把一千亿亿种组合方式缩减为105万种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他们看向那群科学家，却见这些人的眼里已经冒出了热切的火焰。

“小少爷，已知单词该怎么找？这些字母的排列全是随机的，我们根本摸不清规律。”之前还把庄理视为小屁孩的中年男人，如今已心甘情愿地叫起了尊称。

【每天早上六点，日军的情报站会固定向所有部队发送天气情报。这个时段的情报，开头的那个单词必然是天气。这是一个已知单词。】

“对对对！妙啊！”中年男人激动地大喊。

于是所有人飞扑到桌上，手忙脚乱地翻找每天早上六点日军固定发送的天气情报。

陈宣廷和池冥也加入了翻找的行列。

“大帅，您有天命啊。”陈宣廷低不可闻地喟叹。

“这话怎么说的？”池冥瞥他一眼。

“小少爷的脑子抵得上一个集团军。在最困难的时候，您白白捡了一个集团军，这就叫天命。”陈宣廷指了指天花板。

池冥摇头道：“我不在乎天命。”

他真正在乎什么，这些野心勃勃的人是不会了解的。除了保家卫国，他还想给小宝一个和平安稳的成长环境。

数百份情报堆叠在庄理手边，众人齐心协力对这些情报的首个单词进行分析，果然找出一组固定搭配的字母。不过只有一个单词是不够的，至少得有六个才能确定一个闭环的起始字母。

庄理继续写道：**【每一份情报的末尾应该会有一句“天皇陛下万岁”，去找。】**

众位科学家连忙撅着屁股去找，已然唯庄理马首是瞻。

陈宣廷压低嗓音赞叹：“小少爷威武！”

“小少爷，我们找到了！接下来该怎么办？”中年男人把一段字母组合写在纸上，毕恭毕敬地递给庄理，眼里全是巴望。

【今天我会帮你们破解这些密码，但是我不可能天天来情报科上班，所以我会为你们制造一种专门用来破解这种密码的机械。你们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把情报整理出来，我看看。】

中年男人看傻了，不敢相信地说道：“小少爷，您的意思是，您准备用自己的脑子来破解这种密码吗？您要知道，那可是 105 万种组合方式啊！”

没有人相信庄理的话，就连陈宣廷和池冥也都面露惊异。

7480 小声嗤笑：“切，我家主人和人工智能下棋的时候一秒钟能破解两亿步棋局，你们这些凡人是没有办法想象天才的大脑是什么构造的。”

庄理没有解释什么，从数万份情报中挑拣出日期为今天的情报，略看几眼便刷刷写下一行字：【这是一份日军与俄国交易的情报。日军将用橡胶换取俄国的木材。】

他停顿片刻，笃定道：【日军将对东南亚各国展开侵略。】
池冥面色沉了沉。

陈宣廷疑惑不解地问：“小少爷您怎么知道？”

【日本资源匮乏，哪里来的橡胶？而东南亚却拥有大片橡胶林。如果不是早已做好了侵略东南亚的准备，日本人不会与俄国达成这笔交易。】

陈宣廷恍然大悟。

中年男人用力鼓掌，脸颊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小少爷，您不但是密码破译专家，还是情报分析专家，您太厉害了！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

池冥压了压上扬的嘴角，语气满带骄傲：“这是庄老的儿子庄理。”

“什么，小少爷竟是庄老的儿子？难怪他一言不发，只是写字！庄老果然从不说大话！小少爷真是天赋异禀！”中年男人也是庄父的好友，对庄理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庄父生前吹出去的那些牛，如今庄理全凭实力帮他圆了回来。

有了“名门之后，天才少年”的光环，众位科学家看向庄理的目光又热切了几分。

庄理继续分析堆了满桌的情报。

日军自以为发明了任何人都无法破译的超级密码，所以传送情报的时候从不遮掩。

通过无线电，池冥的情报站几乎拦截了他们最近几个月的全部情报。

也就是说，只要庄理把这些情报分析出来，日军未来一段时间的所有行动都将被池冥掌握。

到了这个地步，池冥闭着眼睛都能把仗打赢。

【半个月之后，日军将进攻 XX 城。】庄理继续破译。

这条情报庄理仅凭报纸上的零碎文字就分析出来了。

陈宣廷刚回到池宅就听大帅炫耀过这件事，如今从日军的情报中获得确切的消息，他感到十分震撼。

小舅子的脑袋瓜简直聪明得可怕！

【参与这次行动的日本军团分别是 714 部队、715 部队、716 部队.....他们的进攻路线是.....武器准备有.....】庄理每写一条情报，大家的瞳孔就缩一缩。

“如果我是日本人，现在我一定会哭出来。这仗没法打了，老底都被人掀了。”陈宣廷打趣道。

池冥努力克制住了揉搓少年脑袋的冲动。

庄理把最近几天的情报破译出来，然后铺开一张巨大的白纸，拿起笔，快速描绘破译日军密码的机器的构造图，并标注好尺寸、材料、加工技艺等。

“实际上，我设计的是最简陋的计算机。它体积巨大，运算速度也不快，105 万种组合方式，却需要一个小时才能破译。不过这个时代的科技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也就凑合用吧。”庄理在心中叹息。

然而，令他觉得极不满意的破译机，在众位科学家的眼中却是无与伦比的精密仪器。

他们之中也有精通机械的人才，于是一边观摩庄理的图纸一边激动地鼓掌：“妙啊！太妙了！”

池冥眼神恍惚了一瞬，总觉得这种场景自己似乎经历过很多次。

画完图纸后，庄理揉了揉酸痛的手腕，一笔一划地写道：
【光是破译敌军的加密方式还远远无法让我们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也必须使用无法破译的密码来传送情报。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底牌谁都掀不开。来都来了，我干脆帮你们设计中文的加密方法吧。】

在密码学界一直存在这么一条共识：字母文字是优于方块文字的造物，因为它们更易于组合成密码。

日本人为了加密自己的情报，严令所有情报官都必须学习英文、德文、法文等字母语言。他们使用的加密仪器也是以字母文字为基础进行设计的。

加密方式的匮乏似乎是方块文字跨不过去的一道坎。

华国军队曾无数次地为中文的加密发愁，却都找不到解决办法。

而今，一位十六岁的少年竟口口声声说，他要设计一套任何人都无法破译的中文加密法，这是真的吗？这事能成吗？

所有人都提起了一颗心。

庄理再次揉了揉手腕，在纸上遒劲有力地写道：【我保证在我死后的两百年内，不会有人破译这种加密方式。】

众科学家：“！！！”

陈宣廷一下一下轻轻鼓掌。无论这话是不是真的，他都太欣赏了。他的小舅子是个气吞山河的人。

池冥只想把少年抱进怀里狠狠亲两口。他喜欢他这种狂傲的劲头，他甚至隐隐感觉到，这才是小宝真正的模样，比沉默寡言、懵懂纯真更可爱。

不，不是可爱，是性感。脑力的性感，智慧的性感，远胜于肉体吸引的一种强悍魅力。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刻，池冥的身体竟然产生了难以抑制的火热反应。

15

7480 偷偷摸摸瞥了池冥一眼，小声道：“主人，容我提醒你一下，你的小可怜人设崩了。”

“崩了又怎样？无论我是什么模样，池冥都会爱我。”庄理满不在乎地说道。

“不是，你看看池冥的眼神，好凶！我感觉他好像要吃人！”7480 有点怕怕的。

庄理回头瞥了池冥一眼，然后在心里笑开了：“小智障，你的感觉挺敏锐的。没错，他的确想吃人，但他的‘吃’和你以为的‘吃’不是一个意思。我早就说过，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儿，他都喜欢。”

7480 默默观察池冥，发现他拖来一张椅子，交叠起大长腿，姿态僵硬地坐下，M500 正蓄势待发。

“廿啊！这么严肃的时刻，神灵竟然也能发情，我服了！主人你没勾引他啊！”7480百思不得其解。这人一天天的都在想啥啊！

一人一统正聊着天，中年男人也拖来一张椅子在庄理身边坐下，慎重其事地说道：“小少爷您好，我是刘民，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破译日本人的情报。他们是我的组员，也都是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我们不是为大帅服务，我们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庄理双手合十，冲刘民和诸位科学家拜了拜。这不是什么礼貌性的动作，而是真心实意地钦佩。

他敬重每一个为国家出生入死、奉献一切的英雄。

刘民等人连忙回礼，并不以长辈自居。他们这些人都是凭实力论排序的。

“小少爷您也精通密码学，您应该知道，与西方人的字母文字比起来，我们中文注定难以发展密码学，在这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更残酷地说，我们的文字缺少加密基因，这是一种天然的劣势——”

【不，你想错了，我们的文字是最卓越的文字。】庄理打断了对方的话。。

刘民愣住了。

站在他身后的一名科学家快速说道：“但是，我们的文字没有办法加密。这些年，鼓吹全面西化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候，

我们甚至也在想，要不就干脆取缔中文，全民学习英文算了，这样的话，我们的情报工作会更轻松。”

庄理在纸上写了一串数字，【1、9、6、32、51、25。】

众人仔细看了看，感觉莫名其妙。

庄理把纸反扑在桌上，在纸背写道：【用中文把刚才的一串数字念一遍。】

众人齐齐念出声，没有一个人说错。

庄理再次吩咐：【用英文念一遍。】

众人改用英文念，才说了几个数字就卡壳了。他们卓越的记忆力竟然没有办法处理这几个并不复杂的数字。

庄理解释道：【中文的每一个字都是单音，而英文的每一个字，音节长度不等。我们的大脑在处理长度不同的文字时，速率是不一样的。

【单音字的处理速率比多音字的处理速率快。所以使用中文的中国人，接收信息与处理信息的速度必然比使用字母文字的西方人快。在思维速度方面，我们的文字占据优势。】

庄理想了想，写道：【研究表明，汉字的顺序并不定一能影阅响读，比如当你看完这句话后，才发现这里的字全是都乱的。】

众人看完这行字才齐齐发出惊异的低呼。他们竟真的没发现这行字是乱的。

庄理写道：【英文具备这种特性吗？】

众人齐齐摇头：“不，英文根本不能打乱顺序写。”

庄理颌首道：【所以在信息处理效率方面，我们的文字占据优势。】

他想了想，又写出一行字：【请把这几个词用英文翻译出来：火车、汽车、电车、黄包车。】

刘民立刻答道：“train、car、trolleybus，jinrikisha。”

【所以你们看见了吗，在咱们这里，所有的车都是车，在英国人那里，每一种车，他们都要创造一个新单词来表达。英语单词每一年都在增加，尤其在医学、机械、化学、物理学等领域，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以至于普通人根本无法与专业人士交流，因为很多单词普通人听都听不懂。

【但中文绝不会如此。从古至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字，数量基本没有改变。新出现的事物完全可以选用这些文字来表达。在我们国家，普通人和专业人士也可以进行没有障碍的交流。这种特性在教育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国人学什么都快。】

庄理揉了揉手腕，认真写道：【金蝉脱壳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吧？】

众人纷纷点头。

【谁把这个词用英文翻译一下。】

刘民想了想，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英语。

他说得口干，大家也听得头晕。

于是庄理写道：【中文用四个字能传递一个故事，英文可以吗？】

大家连连摇头。

庄理总结道：【综上，中文在思维速度、信息处理效率、信息容量、逻辑关联等方面都是优于字母文字的。字母文字只能表音，中文却能表音、表意、表形。

【字母文字是二维产物，中文却是三维甚至是四维的。一个中文字往往囊括着一个完整的世界，譬如“国”，譬如“家”。中文的基因是如此优越，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还要羡慕西方文字？我们被西方列强侵略是因为科技的落后，不是文明的落后。】

看见这段话，所有人都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刘民才用力鼓掌，激动万分地说道：“好好好，小少爷说得太好了！您的这些话就该发表在报纸上，让那些整天鼓吹全面学习西方的假洋鬼子好好看看！”

“可是，”他咳了咳，问道：“我们中文该怎么加密呢？”

庄理在纸上写出汉语的九种笔划，分别对应 1 至 9 的阿拉伯数字，然后给出一个简单公式： 60000×7700^N 。

池冥和陈宣廷完全看不懂。

刘民等人却都愣住，一个个拧着眉头用力思索。

过了数分钟，刘民啪啪啪地鼓起掌来，兴奋至极地说道：“小少爷，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准备用数字来加密每一个

汉语单字是吗？每一个数字对应一个笔划，笔划与笔划能打乱顺序进行加密，数字与数字能打乱顺序加密，单字与单字又能打乱顺序加密——”

刘民说到这里便卡壳了，他已经算不出中文的加密容量是多大了。

一名数学家一边在草稿纸上演算一边快速说道：“英文有26个字母，按字母换位法加密，它的密钥容量和空间可以达到26的N次方。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小少爷的方式对汉字进行数字加密，那英文的加密法与我们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我们汉字的字词总共有60000多个，现行使用的单字有7700个，那么它的加密容量和空间就是60000的7700的N次方。比英文26的N次方要大若干亿万倍。若干亿万倍是什么概念你们能想象吗？那是尘埃与天地的差别！”

这位数学家脑子已经算充血了，扔掉笔，看着纸上大得难以想象的数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直到此时，池冥和陈宣廷才看懂庄理的构思。

两人互相对视，眼瞳里都布满震撼与狂喜，急切问道：“我们的情报如果使用这种加密法就不会被破解了对吗？”

“不会！”刘民斩钉截铁地说道，“两百年内都没人可以破解它！这种加密法是永不重复的，是一次一密，一字一密的加密方法。

“加密的字词的数码是不等长的，加密的密钥的数码也是不等长的。使用穷举法对它几乎不起作用。

“它完全不具备频率特征，连接特征和重复特征，没有密码专家能找到它的规律！

“它本身就具备高度的数学内涵，因此不需要再添加任何高深的数学算法。普通人一上手就能使用这种加密法，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专门培养一群发报员。”

刘民抹了抹脸，慎重说道：“我们必须尽快把这种加密法的机械装置设计出来。有了它，我们可以直接用无线电台发布我们的作战计划。”

池冥颌首道：“无线电台的情报收发是瞬息而至的，这意味着我在这里下达的每一条命令，我的军队都能在同一时刻收到，而军队的作战情况，我也能马上了解。对吗？”

“对。”刘民用力点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把情报写在纸上，辗转几百公里，延误十天半月才送到急需了解战况的地区。战区马上发电报，我们马上就能收到。”

陈宣廷感叹道：“兵贵神速啊！这样的话，哪里战况不好，我们就能支援哪里，并及时作出更周全的部署。”

是的，兵贵神速。有了如此巨大的时间、空间、信息优势，池冥闭着眼睛都能把仗打赢。

庄理对刘民等人的悟性非常满意，写道：【请你们协助我把这台加密仪器设计出来。】

刘民握住庄理的手，激动道：“小少爷，我们义不容辞！能参与这项工作是我们的荣幸！”

“华国必胜！”

“华国必胜！”

“华国必胜！”

一名科学家举起手，于是所有科学家都举起手，豪情万丈地呐喊。

看见这种场景，庄理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世界，看见了自己国家的军人是如何呐喊着“华国万岁”然后把自己粉碎于战火之中。

这个民族饱经苦难，这个民族却也刚强不屈！这个民族哪怕被打垮也能重新站起来！

“看见了吗小智障，这就是我的国家，我的同胞。”庄理一字一句缓缓说道：“你知道我的大脑为什么与所有人都不同吗？因为我的国家在泯灭的时候，我的同胞把十几亿人的智慧全都留给了我。我们本就是最卓越最坚韧的民族，我们的集体潜意识是最丰沛的财富。”

16

7480 还是头一次听庄理提起他原本的国度。

只“泯灭”两个字，它就能想象那是何等悲壮的一个故事。所以它并未追问一字半句，反而故意转移了话题：“主人，什么是集体潜意识？我听不懂唉。”

庄理解释道：“牛、羊、马等哺乳动物刚出生的时候就能学会站立，并立刻寻找母亲的乳头获得能量的补给。这是它们的先祖经由基因的传续，一代一代留给它们的知识。

“人类的先祖也会把世代积累的知识保存在基因里，传给下一代。只不过这些浩瀚庞大的知识储存在人类意识的最底层，几乎没有人能触碰到它们。

“但这些知识却又为全人类所共有，只要找到正确的途径，任何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取珍贵的智慧。

“它们就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基因里，也隐藏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所以它们又叫做集体潜意识。它们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7480 听懵了：“主人，我觉得你越说越像神学！”

“科学是什么，神学是什么，谁能解释得清？最可怕的认知不是迷信，而是把谬误的科学当做真理。特斯拉你知道吗？”庄理忽然转了话锋。

“我知道，他是最接近神的科学家。”

庄理颌首道：“据说他有超强的空间想象力。别人发明一样东西需要长时间的设计和研究。他发明一样东西只需要在脑子里想一想就能做出来。

“他甚至能把这项发明最为细碎的一个零件也在脑海中描绘出来。”

庄理指了指自己的眉心，缓缓说道：“所以很多人都说，特斯拉获得了集体潜意识，他推开了从古至今全人类用以储存智慧结晶的宝库的大门。他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奇思妙想，都来自于集体潜意识。”

7480 愣了好一会儿才不敢置信地说道：“主人，你的意思是，你也获得了这样的集体潜意识？”

“我想是的。”庄理闭上微红的眼睛，陷入了回忆。

他永远都无法忘记，院长摸着他的脑袋，温柔而又慈爱地说道：“你一定要代替我们所有人好好活下去。”

然后，他就被塞进唯一的一个救生舱，放入太空。

他的额头尚且保留着院长的余温，承载着所有同胞的飞船却被虫族扯入火海，炸成碎片。

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却又得到了什么。

长大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脑域每一天都在扩充，仿佛永无边际。他这才明白，在那一天，自己虽然失去了故国与同胞，却得到了他们所有人最为珍贵的馈赠。

他与他们永远同在，所以他才能一再突破极限，然后毫无畏惧地跨过星门，前往未知的世界。因为他始终相信，十几亿同胞会庇佑自己。

他还在，华国就永远在。

记忆冲毁了庄理的心防，令他泪湿了眼眶。

7480 发现他的异常已经吓得不敢说话了。

池冥却把少年抱进怀里，轻轻拍打他的脊背，柔声问道：“是不是累了？累了我们就休息，不着急。”

庄理把脑袋埋进池冥宽阔的胸膛，一面深嗅他的气息，一面汲取源源不断的安全感。泪水浸出眼眶，又被池冥胸前的布料吸收干净。

在这里，庄理可以躲避一切风浪，也可以忘掉一切烦恼。累了、倦了，在池冥怀中靠一靠就能获得全新的力量。

【我不累，今天我们先把加密法的框架和机械装置设计出来。】庄理深吸一口气之后便拿起笔，端正地写道。

“好好好，我们继续干活！”刘民兴奋地直鼓掌。

众位科学家也都暗松了一口气，然后露出兴奋的表情。

看来大家都是工作狂。

【这种加密模式除了我们自己，不会有人能破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内部的保密工作和防范工作。】庄理在纸上慎重写道。

陈宣廷立刻答复：“小少爷请放心，谁若是泄密，我就割了谁的头。”

说完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似乎暴露了真面目，于是连忙偷觑小少爷表情，却见对方满意地颌首，竟丝毫没被吓到。

这哪里是什么纯真善良的小少年，这分明是一只猛兽嘛！

池冥揉了揉庄理的脑袋，脸上依然带着宠溺的表情。无论是小兽还是猛兽，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

庄理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才把九笔加密法的框架和加密仪器的构造设计出来，零碎的东西他都写在纸上，刘民等科学家不需要他的指导就能完善。

一行人顶着寒风回到池宅，却见庄流云披着一件黑色大衣，站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眺望他们归家的方向。

暖融融的灯光落在她脸上，而她忽然绽开的笑容比这灯光更暖。

她向着小汽车挥挥手，看清开车的人，眼里布满喜悦。

在这一刻，坐在驾驶座上的陈宣廷忽然心跳加速，血液沸腾。

他心想：这一次，我是真的逃不掉了。

两小时后，用完晚饭的陈宣廷站起来，躬身说道：“大帅，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庄流云连忙抬起头，眼巴巴地看着他。

陈宣廷在心里暗笑，面上却十分克制有礼：“庄小姐，庄老的遗产我都寄存在火车站，由后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的货车送到上海，届时我会给您带回来，还请您多等几天。”

庄流云忐忑的表情立刻变成欢喜，连忙站起来回礼：“谢谢您陈长官。这一趟辛苦您了。”

7480 不屑地说道：“你看准的未来姐夫不行啊！十二幅绣画并不重吧？他一个背包就能带回来，还搞什么托运？他要是今天就把绣画给你姐姐，你姐姐对他的好感度能加 100 点。”

庄理轻笑道：“你不用替他操心，他自有成算。”

池冥站起身送陈宣廷出去，庄理也扯住池冥的衣袖跟上去。

陈宣廷看了看像个小尾巴一样亦步亦趋地坠在池冥身后的庄理，打趣道：“大帅，小少爷越来越依赖你了。”

“我也离不开他。”池冥敞开大衣，把少年裹进怀里。

两人步调一致地踩着地上的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凛冬的夜似乎也带上了别样的趣味。

陈宣廷上下打量庄理，提议道：“大帅，小少爷整天穿这种大棉袄会不会太土了。您明天有空带他去瑞蚨祥逛逛吧，那里新进一批成衣，都是最时髦的样式。小少爷穿上小西装一定很漂亮。”

听见这话，池冥眼睛一亮，立刻说道：“你把我明天的行程都推了，我带小宝去逛街。”

“好的。”陈宣廷走向外院，笑着与裹成一团的两人挥手道别。

翌日，池冥一大早就把庄理从床上挖出来，塞进小汽车。他差点忘了把庄流云带上，若不是庄理扯住他的衣袖，在他手心写了“姐姐”两个字，他根本想不到家里还有这号人。

可怜庄流云什么都不知道，收到邀请的时候还一个劲地向池冥道谢，越发觉得池冥是个好大哥。

三人直接去了瑞蚨祥，先陪庄流云挑女装。

在二楼的绸缎区，庄流云忽然发出一声惊呼。

庄理立刻走过去，顺着姐姐的视线往前一看，却发现这个角落里架着一个绣绷子，绣绷子箍住一幅绣画，画上垂着几根青青柳枝，淌着一池碧绿湖水，飘着两只嫩黄小鸭，色彩鲜活，构图灵动。

但重点不在于这幅绣画的出彩，而在于右侧的落款。这分明就是庄流云的作品。

庄理握住了姐姐的手。

庄流云压下满心震惊，拦住一名店员问道：“请问这幅绣画你们是从哪里找来的？它卖吗？”

“不是不是，这幅绣画我们绝对不卖的！”

店员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解释道：“这幅绣画是一位客人送来修补的。它原本沾满了污迹，还被烟头烧穿几个小洞，看上去破破烂烂的。那位客人十分爱惜它，央求我们店里的绣娘一定要把它修补好，为此还付了 500 块修补费。500 块啊您想想，这笔钱都能拿去开店了！”

店员指着一旁的货架说道：“客人，你们喜欢绣品可以看看别的，这一幅绣品那位客人肯定是不愿意割爱的。”

“啊，好。”庄流云被店员拉去了别处看绸缎，表情却恍恍惚惚的。

她能猜到把这幅绣画送来修补的客人是谁，却完全没料到，只是一个小小的承诺，对方竟会如此认真地去完成。

两世以来，有谁在乎过她的只言片语？有谁关心过她的渴求与理想？有谁看见过她的委屈与难受？又有谁无比慎重地告诉她——你就是你，你是庄流云。

庄流云不能再想了，否则她一定会当场哭出来。

当店员转过身取绸缎的时候，她飞快擦了擦自己泪湿的眼角。

庄理站在那幅绣画前，想到陈宣廷昨天晚上的故意引导，不禁摇头失笑：“小智障，看见了吗？这就是陈宣廷的成算。他可不是做好人不留名的傻子。他付出什么就要得到什么。你猜我姐姐今天给他加了多少好感度？”

7480 看了看眼眶红彤彤的庄流云，笃定道：“大概加了10000点吧。主人，这个陈宣廷心机太深了，你不怕你姐姐吃亏吗？”

“不怕，我会看着他的。他敢让我姐姐吃亏，我能让他一辈子吃亏。”

7480 替陈宣廷默哀几秒，继而由衷感叹：“庄流云这辈子一定会幸福的，因为有主人你在暗地里守护她。”

庄理站在角落欣赏姐姐的绣画。

与瑞蚨祥的大老板略微寒暄了几句的池冥走上二楼，揽着他的肩膀说道：“喜欢吗？喜欢我们就把它买下来。”

庄理连忙转过身，抱住池冥劲瘦的腰，把脸埋进他宽阔温暖的胸膛来回轻蹭，像只撒娇的小猫。

池冥立刻忘了那幅绣画，轻笑着抱住少年。他喜欢这份无言的依赖。

庄流云在店员的带领下满场转悠，这匹布料看着喜欢，那匹似乎也不错，一时半会儿根本挑不出合心意的东西。

店员谄媚地说道：“大帅，您来帮小姐挑吧。您看上的她一定喜欢。”

这是误会了池冥与庄流云的关系。

“让她自己挑。”池冥当然不会走过去凑这个热闹。

他把小宝拉到一旁的休息区，冲庄流云大方挥手：“喜欢什么拿什么，不用在意价钱。你自己也有钱不是吗？”

最后一句话听上去似乎很没有绅士风度，但对庄流云来说却是一种解放和肯定。是的，这辈子她也有钱，她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

陈宣廷为她灌输的理念，再加上池冥为她填充的底气，使她略有些佝偻的脊背慢慢挺直起来。

看见喜欢的布料，她不再拘谨地站在一旁欣赏，而是伸出手大胆地触摸。这种真切掌控着什么的感觉让她整个人都焕发出光彩。

庄理很快就察觉到了姐姐的改变，嘴角不由上扬。

二楼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女客，同时还带来了几位男伴。他们都认识池冥这张冷酷的脸，于是原本谈笑风生的人变得无比安静；原本傲慢的人变得十分拘束；原本从容的人变得非常紧张。

整个二楼充斥着沉闷的氛围。

就在这时，楼梯间传来高跟鞋敲打木质地板的声响：噔噔噔、噔噔噔.....

仅凭这富有节律且清脆悦耳的声响就能判断，正走上楼梯的这位女士拥有多么轻盈曼妙的身姿。她的鞋一定是尖头的，火红色，镶嵌着一颗颗璀璨的宝石，鞋跟又细又长，却也比不上她纤细的脚踝更优美迷人。

基于这份想象，所有人的目光都朝楼梯间看去。

庄理也托着腮帮子，饶有兴致地等待。

唯独池冥冲店员招手说道：“端一壶牛奶过来，温的，加几勺白糖。”

店员：“.....”

就在他说话的档口，楼梯间走上来一个女人。她穿着大红色的旗袍，旗袍下摆印着一朵朵黑色罂粟，鲜明到极致的色彩摄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她的胸脯很丰满，腰肢却极纤细，仿佛一只手就能握住。她的头发卷成了大波浪，似海藻一般披散着，每走一步，柔顺的发丝便微微律动，散发出万种风情。

她的面容雪白无瑕，却描绘着黑而浓的眼线，涂着艳如鲜血的口红，整体妆容比身上的旗袍更鲜明夺目。

她脚下果然穿着一双红色镶钻的高跟鞋，细细的脚踝却更为精致美丽。

她环视全场，然后似笑非笑地勾起唇角。

在这一刻，所有女人都在嫉妒她，所有男人都在意淫她。她是魔物一般的存在。

唯独池冥捏着一把细长的调羹，专心致志地搅拌窄口壶里的牛奶，竟是一眼都未曾朝女人看过去。

女人嘴角的笑容僵硬一瞬，然后又恢复了之前的风情万种，撩了撩鬓边的头发，朝悬挂洋装的货架走去。

一名店员连忙跟上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各种讨好的话。

庄理轻笑道：“这个女人的目标是池冥。她设计好的拉风出场似乎失败了。”

“主人，自信点，把‘似乎’两个字去掉。她就是失败了。”7480发动口技：“当当当当，这位就是我们的命运之子丁凝女士！”

“猜到了。”庄理眯了眯眼。

池冥捏住他的下颌，将他的脸转向自己，语气低沉地问：“那个女人好看吗？”

想到小宝看过池诚的日记，对男女之情有了一定的概念，池冥就想把池诚那个狗东西找回来狠狠抽一顿。

庄理揉了揉眼睛，然后一头扎进池冥怀里，打了个小小的哈欠。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女人并不感兴趣。

池冥的脸色这才由阴转晴，倒了一杯牛奶，小口小口喂给少年。

现场所有男宾，只有他和庄理完全不在意丁凝的出现。

庄流云紧张不安地看向弟弟和池大哥，唯恐他们也被丁凝迷住，看清两人的举动之后却差点笑出声来。

这两个人也太不把丁凝放在眼里了。

经历过上一世，庄流云非常清楚丁凝这个女人有多邪门。

在战火纷飞的乱世，她不但不用颠沛流离，还被一个又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捧在手心。华国权贵争相为她拍电影；日本人将她奉为女神；法国人为她争风吃醋；美国人为她神魂颠倒。

她成名之后，《公报》曾刊登了一篇她的专访，取名为《乱世巨星》，而这个称号从此以后就伴随了她一生。

没有男人能抵挡丁凝的魅力，更没有人能逃脱她的诱惑。

但弟弟和池大哥却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们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丁凝一眼。

庄流云彻底放心了，这才继续挑选合心意的布料和旗袍样式。

丁凝是个唯利是图的女人，围绕在她身边的男人都会被她榨干最后一点利用价值。庄流云不希望弟弟和池大哥也成为丁凝的傀儡。

但她放心了，别的女人却不能放心。她们看了看被丁凝迷得魂不守舍的男伴，脸色黑如锅底。

“有些女人最擅长勾引男人，恩客换了一个又一个，身上的味儿比狐狸还骚。我一闻到这股味儿就想吐。”一名打扮时髦的女人一边扇鼻子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说道。

“是啊，我也受不了这股味儿。这个骚狐狸前一阵还和二少打得火热，二少一倒台，她就出来勾搭男人，真是一刻都等不起。”另一名女人也用英语附和。

两人说完便咯咯地笑起来，脸上全是鄙夷。她们笃定丁凝这种出身卑贱的女人听不懂英语。

庄流云站开了一些，行为举止再次变得拘谨忐忑。没有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她总会觉得自己矮人一截。

丁凝把一匹孔雀蓝的丝绸轻轻搭在自己肩头，用雪白的手指抚过柔软顺滑的缎面，轻笑道：“我也闻到一股味儿，酸味儿，好浓，仿佛谁家的醋瓶子打翻了。”

她也用的是英语，而且发音更标准，更优雅。

在场的男宾全都被逗笑了，看向丁凝的目光已经从轻佻的打量变成了专注的欣赏。

美丽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组合在一起，谁不爱？

两个女人被她拐弯抹角地骂了一顿，脸色忽青忽白十分难看。她们跺跺脚，嗔怒道：“不买了，瑞蚨祥要垮台了是不是？连这种人都放进来。”

她们扯着自己的男伴往楼下走，两个男人却不肯走，说是自己也要买男装。

女人们差点被气哭，捂着通红的脸跑走了。

丁凝却扬起下颌，冲两人的男伴风情万种地笑了笑。

男人们心醉神迷、飘飘欲仙，竟是连骨头都轻了二两。

这场交锋以丁凝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剩下那些女人产生了危机感，拽住自己的男伴死活要走。有的男人尊重女伴就依依不舍地走了，有的男人则死乞白赖地留下来。

基于竞争关系，留在二楼的几个男人开始互相看不顺眼，彼此瞪视的同时却又频频冲丁凝献殷勤。

场面变得十分难看。

庄流云惊呆了。如果她是现代人，她就会明白，这种令人头皮发麻的场面叫做修罗场，而丁凝就是那个掌控全场的人。

庄流云更加紧张地朝弟弟和池冥看去，然后噗嗤一声喷笑起来。

只见弟弟左手托腮，默默看着自己；池大哥右手托腮，静静看着自己，两人空余的两只手握在一起，满脸都写着一句话——好无聊，请快点挑。

在他们眼中，庄流云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人能抢走他们对庄流云的注意力。

“真好啊。”庄流云转过身，对着一匹绸缎发出了心满意足的喟叹。

这辈子真的不一样了，她的只言片语、委屈难过、渴望理想，都会有很多人在乎。

“小姐喜欢这匹布料吗？这里有一件旗袍正好是用这匹布料做成的，您可以试试效果。”店员从众多旗袍里找出一件，披挂在庄流云身上。

“好，那我试试看。”庄流云拿上旗袍走进试衣间。

丁凝也挑了一件洋装，走进隔壁的试衣间。

两人前后脚出来，并排站在一起。

这是一种极惨烈的对比，庄流云的身材干瘪得像豆芽菜，丁凝却胸大腿长腰肢细，身体的每一根线条都无比曼妙优美。

庄流云红润的脸颊渐渐发白，心里也涌上一股隐隐的愤怒。她感觉得到，丁凝是故意的。

偏在此时，更凑巧的事情发生了。丁凝胸前的几颗纽扣竟齐齐崩开，露出了胸前的丰满。

雪白浑圆的半球裹在薄如蝉翼的黑色蕾丝里，在如此保守的年代，这是何等香艳刺激的画面。

全场男性都看呆了。

池冥却立刻捂住庄理的眼睛，无比厌恶地说道：“小宝别看，不雅！”

18

庄理不是一个肯吃亏的人，池冥捂住了他的眼睛，他便也伸出手，捂住了池冥的眼睛，两人顿时都变成了瞎子。

丁凝：“……”一道故作慌乱的惊呼就这样卡在喉头，叫她吐不出也咽不下，脸颊立时涨得通红。

什么叫做“不雅”？这两个男人脑子有病是不是？

庄流云：“噗嗤！”

她捂住嘴，小声说道：“不好意思啊这位小姐，是我失礼了。”

丁凝美艳的脸庞已经扭曲了。

池冥被庄理的举动弄得直发笑，干脆把人拉起来，带向楼梯口，头也不回地对庄流云说道：“小云，我们不方便留在这里，你自己慢慢选吧，我们先下去了。”

“好。”庄流云精神百倍地答应下来。

她并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反而认为池大哥的处理方式非常好。有丁凝这个妖女在，二楼乌烟瘴气的，小宝真的不适合待在这里。

“你不用急着下来，我们等得起。”池冥挥挥手，高大挺拔的背影已消失在楼梯口。

他的离开让其余男人暗松了一口气。

大家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明白，丁凝这个女人肯定会看上池大帅。她喜欢攀附权贵在上海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庄流云冲弟弟和池大哥的背影优雅地挥手，再面对镜子里干瘪的自己时，自卑的神情已完全消失。因为她明白，哪怕所有人都喜欢丁凝，这个世界上依然会有人爱她。

弟弟是，池大哥也是。他们眼里只有她的存在。

“腰大了，你们帮我把腰收一收。肩膀有些宽，得改一改。侧边不要开的太高，到这里就可以了。我比较保守。”庄流云站在镜子前，从从容容地指出需要修改的地方。

她不会再拿自己去与丁凝比较，因为她们根本没有可比之处。

她是她，她是庄流云。

半小时后，庄流云订了两套旗袍，又买了两件成衣，这才提着一个纸袋子脚步轻盈地走下楼。

丁凝也马上跟了下来，屁股后面坠了七八个男人，看上去浩浩荡荡的。

这个时候，池冥正在帮庄理挑选各种男装。西服、风衣、领带、领结、衬衫、西裤、鞋子，甚至于棉袜，他都要看一看，挑一挑，认真严肃的表情像是在研究什么作战计划。

“这种棉袜保不保暖？”他拿起一双白色袜子。

“保暖的，这款袜子我们卖得最好。”店员连忙点头。

池冥先是把袜子贴在自己脸上，试了试柔软度，然后又套进自己手里，试一试保暖度，婆婆妈妈的样子堪比菜市场里的中年大妈。

店员看呆了。

7480 也看呆了。直至此时它才明白人家池冥为什么能吃上宿主这口软饭。什么叫专业？这就是专业！

庄流云神色如常地走过去。类似的场景她早已见惯不怪。

丁凝却眸光连闪，表情僵硬。

池冥确定这款袜子的确不错，又见店员把自己看中的皮鞋拿来了，就牵着庄理的手走到休息区，把人摁坐在沙发上，自己则半蹲下去，亲手换鞋换袜。

店员愣了好一会儿才急急忙忙说道：“大帅我来帮您！”

“不用，我家小宝不喜欢接触陌生人。我自己来。”池冥把少年的脚放在自己膝头，慢慢地，极有耐心地换上新的鞋袜。

“小宝，你跟着我走两圈，看看会不会打脚。”池冥牵着少年的手在店里转悠，看见柜台上摆放着一条很漂亮的黑色领结就顺手拿过来，帮少年戴上。

然后他又拿起一块钻石手表，套进少年纤细的手腕，末了取出两颗钻石袖扣，给少年安上，紧接着是一枚蓝宝石胸针……

凡是他觉得昂贵的，精致的，璀璨的珠宝，他都会拿过来，一一堆砌在少年身上。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小宝一定会喜欢这些东西。

庄流云坐在沙发上，托着腮帮子静静等待两人。她并不觉得池大哥的行为有什么不妥。小宝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这样不好吗？

但丁凝等人却看呆了。如果他们晚生两百年，他们会明白，这不叫买东西，这叫扫货。

池冥把店里的昂贵货物扫荡一空，末了把穿着黑色小西装，打着精致小领结，蹬着锃亮小皮鞋的庄理牵到镜子前，笑着说道：“我家小宝真英俊。”

庄理很想转两个圈，好好看看这套打扮，碍于人设又硬生生忍住。但他的目光还是不停看向自己的发型，眉头轻轻皱着。

池冥看透了他的小心思，向店员要来一瓶头油，抹在掌心，慢慢揉着小宝的发丝，务必让它们更卷曲，更滑亮，更有型。

“这样满意了吗？”用湿帕子擦干双手后，他再次把少年推到镜子前。

这一下，庄理的眼睛终于亮了。他静静看着自己，然后主动握住池冥的手前后甩动。

这是非常满意的意思。

池冥捏了捏少年软嫩的腮帮子，大方挥手：“这瓶头油我也要了。”

看得目瞪口呆的店员：“……”

这真是池大帅吗？不是哪个同行假扮的吧？

店员飞快把堆积如山的衣服、鞋子、珠宝拢到一处，用算盘算账。

池冥没等他算完就拿起一件崭新的呢子大衣，披在庄理肩头，把人牵出去，头也不回地说道：“把货直接送到池宅，管家会给你结账。”

“好嘞好嘞，谢谢大帅惠顾。大帅慢走，小少爷慢走，小姐慢走！”店员连忙丢下算盘，跑去开门，一直点头哈腰，然后躬身目送一行人搭乘小汽车远走。

丁凝在一楼站了十几分钟，池冥却连个眼角余光都没给。他心里眼里全都是少年，再也容不下任何人。

陪丁凝一起下楼的男人握住她的手腕，催促道：“丁小姐，你刚才不是说要帮我挑衣服吗？你看这套西装怎么样？”

“李先生，您自个儿挑吧，我还有事，先走啦。”丁凝挣脱男人的钳制，一边扭腰摆臀地跨出店门，一边抛了个火辣辣的飞吻。

转回头，看向池冥消失的方向，她的眸色立刻变得冰冷。这个男人比她想象得更难上手，漂亮女人一眼不看，却时时刻刻围着一个漂亮男孩打转，该不会是个断袖吧？

回家的路上，庄流云说自己从来没喝过咖啡，想尝尝咖啡是什么滋味。

不太想结束这次约会的池冥立刻把姐弟俩带进了上海滩最高档的一家咖啡馆。

站在吧台后面煮咖啡的是一个洋人，高鼻阔眉蓝眼睛，长得十分英俊。侍从全都是华人，一个个模样周正，还能说英语。

一名穿着洋装的华国女子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结束就站起来，提着裙摆行西洋礼。

这时候会有客人走过去给她小费。

庄流云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只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玩。这是她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庄理也在打量周围的一切，恰在此时，一名穿着打扮十分得体的中年男人走进来，摘下自己的帽子挂在门口的架子上，然后匆匆往里走。

与池冥擦肩而过时他终于认出这张脸，表情一下子就慌了，连忙弯腰行礼，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大帅。

池冥却并不在意他，只是略一点头就算打过招呼，然后牵起庄理的手，把他带到最里面的一个座位，招手唤来侍从，要了一壶咖啡、一壶牛奶和两个蛋糕。

侍从很快就把东西端上桌。

“咖啡是苦的，小宝想尝尝吗？”池冥倒了一杯咖啡，试探性地问道。

庄理撇开头，看向窗外的风景。

池冥低沉一笑，理所当然地把咖啡推给庄流云，替小宝重新倒了一杯热牛奶，放了两勺白糖，慢慢搅拌均匀。

庄流云并不觉得自己捡弟弟剩下的东西有什么不好，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然后眉毛眼睛全都挤成一团，低不可闻地感叹：“好苦啊！”

庄理托着腮帮子静静看她，微眯的眼瞳暗藏笑意。

然而下一秒，他的目光就凝住了，抽出池冥插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在纸巾上写下一句话：**【刚才和你打招呼的那个人带走的不是他自己的帽子。】**

“嗯？”池冥没看懂这句话。

庄理继续写道：**【大家进门的时候会摘下自己的帽子挂在门口，他的帽子与后面来的一位客人的帽子是一模一样的。他走的时候把别人的帽子拿走了，留下了自己的帽子。】**

池冥不着痕迹地看向门口的衣帽架，立刻明白过来。

庄流云小声说道：“或许是他不小心拿错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弄错。”

庄理一笔一划地写道：**【看见池哥哥的时候，他的表情很慌乱，很可疑。他刚来，与他戴着同样帽子的客人也来了，这**

太巧了。而且他只坐了十分钟就走，有谁来喝咖啡只坐十分钟？】

喝咖啡等于休闲，休闲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没有人会花几个大洋在咖啡馆里坐十分钟，这太奢侈了。

“那个男人叫黄汉，是南京政府的机要秘书。他掌握着很多重要情报。如果你的怀疑是对的，那他很有可能已经背叛了华国。”池冥轻轻抚弄庄理的脑袋，脸上带着宠溺的笑容。

只看表情，旁人绝对猜不到他正在讨论如此严肃的话题。

庄流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然后嫌弃地吐吐舌头，活灵活现地扮演着乡下土包子。

庄理把纸巾揉成一团，塞进牛奶杯。乳白的牛奶化开浓黑的墨迹，最终什么都看不见了。

池冥拍了拍少年的手背，佯装发怒。

三人看上去很自然。

又过了十分钟，坐在不远处的一个男人站起来，慢慢走向门口，顺手拿走了黄汉的帽子。

池冥吩咐庄流云照看好小宝，自己则紧跟上去。

与此同时，丁凝已坐上黄汉的小汽车，搂着这个男人的脖子赠予了一个热吻。

池冥借咖啡馆的电话联络到陈宣廷，让他好好调查黄汉，与此同时又派了几名便衣去跟踪拿走黄汉帽子的那名瘦小男人。

然后他返回座位，把桌上的牛奶和蛋糕一口一口喂给小宝，耐心地陪他过完这一天。

回到池宅后，池冥立刻投入了忙碌的工作，庄流云则把弟弟带回小院，哄着睡了一小会儿。

夜色渐渐黑沉，窗外传来寒风的呼号，偶尔有几朵雪花拍在玻璃窗上，留下几点晶莹的水迹。

庄流云有些神不守舍，朦胧中总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

她放下绣线，走到窗边发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才猛然拍打脑门，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她提着裙摆匆匆跑上二楼，推开房门，摇醒睡得脸颊通红的弟弟。

“小宝，小宝，快醒醒，快醒醒，姐姐想起来了，姐姐全都想起来了！”

庄理揉着眼睛半坐起来，嘴里打着哈欠。

庄流云抓住他的肩膀急切说道：“小宝，姐姐知道上辈子是谁杀死姐姐的了！是丁凝！是丁凝啊！”

庄理脸上的惺忪睡意立刻消退得一干二净，目光如炬地看向庄流云。

7480：完速！丁凝死定了！

庄理握住了姐姐剧烈颤抖的手。

庄流云渐渐镇定下来，回忆道：“那天，主人的小孩生病了，半夜让我去找医生。我走进一条黑漆漆的巷子，看见一男一女站在角落低声交谈。我走过去之后觉得那个女人有点眼熟，于是又回头看了一眼。

“女人似乎也觉得我眼熟，也看了一眼，我俩在黑暗中默默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女人就跟男人辞别，走进更深的巷子消失了。路过一处点着灯的人家，女人的身影被映照出来，很窈窕，很婀娜。

“然后第二天晚上，姐姐就被塞进麻袋里，扔进了黄浦江。”

庄流云害怕地直发抖。

庄理连忙抱住她，轻轻拍打她的背。

庄流云反抱住弟弟，附在他耳边低语：“刚刚姐姐才想起来，那个女人就是丁凝，那个男人就是黄汉！我会被杀死有可能是因为我看见了他们，而他们以为我听见了不该听的话。”

庄流云颤声道：“小宝你知道吗！那时候池大哥已经战死了，死于南京！黄汉如果是南京政府的机要秘书，那池大哥的死很有可能与这两个人有关！当时很多人都说是池大哥把政府的军事机密泄露给了日本人才导致华国战败，现在我明白了，不是的，真正的汉奸是丁凝和黄汉！一定是他们！”

庄流云握紧弟弟的手，一再要求：“小宝，池大哥对你那么好，你一定要帮帮他！我说的话，池大哥可能不太信，你去

告诉他好吗？再过几个月，日本人会攻打吴淞口，小宝你一定要跟池大哥说！”

庄理轻轻拍打姐姐手背，然后把放在床头的大棉袄扒拉过来，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文件夹，跳下床去找池冥。

庄流云连忙给他披了一件貂绒大衣，将他送到小院门口。

庄理踩着湿漉漉的青砖地面走了几步，回头看向姐姐，却见对方站在路灯下焦急地直挥手，意思是让他快点去找池大哥。

庄理只好继续朝前走。

“丁凝死了。”他在心里念叨。

7480 立场坚定地说道：“主人你快点弄死她！”

“她是日军的爪牙，先弄死日军才是当务之急。”

庄理走进池冥的书房时，陈宣廷正在报告有关于丁凝和黄汉的调查结果。

“是二少把丁凝介绍给黄汉的。二少为丁凝举办过几场沙龙，邀请了很多政要。南北政府和各大军阀的头部人物，二少都带丁凝一一攀交过。二少还答应过丁凝会把她带回池宅，介绍给您认识。”

池冥冷笑道：“他倒是帮了丁凝大忙。”

“是的，丁凝的情报网能建立起来多亏了二少的牵线搭桥。黄汉已经把吴淞口的布防情况全都告诉丁凝了。我们和政府军

之前制定的在吴淞口剿灭日军舰队的计划已经被日军获悉。这场仗不能打，必输！”

“是的，不能打，我们的炮台在哪个位置，日军全部一清二楚，结合空中轰炸，我们必输无疑。”池冥锤击桌面，咬牙切齿地骂道：“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华国亡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陈宣廷摇头叹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华国都快亡了，这帮人还想着筹钱给丁凝拍电影。二少倒台后，丁凝身边那些男人你凑一万，我凑一万，竟也给她集齐了十万，电影都拍上了。”

池冥揉了揉眉心，恨不得把这些自私愚蠢到极点的人都给毙了。

庄理就在此时走进去，在纸上写道：**【这场仗能打，继续打！】**

“小少爷您请说！”陈宣廷立刻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开口。

【我给你们设计一款制作简单却威力巨大的水雷。你们利用双面间谍摸清日本舰队行进的路线，然后在水里预先布置好水雷，让日军自动撞入爆炸区域。等他们的舰队彻底陷入混乱，你们再结合战机和舰队进行反攻。】庄理快速写道。

“好一个将计就计！”陈宣廷拊掌赞叹。

“这个双面间谍就让黄汉去当吧。他父母、老婆、孩子、存款，都在上海，我要控制他很容易。”池冥沉吟道。

庄理把裹在大棉袄里的文件夹拿出来，递给池冥。

池冥伸手一摸，脸上的郁气就全散了。文件夹还是热的，小宝把它保护得很好。

生气的时候、疲惫的时候、茫然的时候，只要小宝在，池冥就能立刻找回力量。

他打开文件夹，却见第一页画着一种外壳仿制成煤炭的炸弹，威力非常巨大，一颗就能炸掉一座矿山。

设计图的下方标注着一行字：**【该炸弹可混入煤炭，炸毁日军在东北地区的煤矿和兵工厂。】**

第二页画着一种小如拇指肚的炸弹，威力稍逊，炸毁一栋楼却没问题，设计图下方标注着一行小字：**【该炸弹可塞入鼠腹，放入日军屯兵所，十分钟后会自动爆炸。】**

好家伙，这可是能移动的炸弹！

池冥的眼睛越来越亮。

第三页画着一种水雷，可以像鱼儿一样在水中潜游，并主动往舰船上撞，一颗就能搞定一艘大型战舰。

第四页画着一种纺织材料，底部写着该材料的化学成分以及制作工艺。这种织物的坚韧程度竟然是钢材的 5 倍，可用来制作防弹衣，还可混入钢材，制作成更轻更硬的钢板，用以打造坦克车和装甲车。

以这种织物为原材料制作的坦克车和装甲车，加工程序非常简单，规模中等的兵工厂只需七天就能拼装出一辆，速度快得惊人。

第五页画着一种形似水雷的仪器，放入水域之后能干扰潜艇的信号，让它们在水中迷失方向。

看到这里，池冥已是满脸轻松。

他把文件夹递给陈宣廷，语气里带着抑制不住的骄傲：“看看小宝的杰作。”

陈宣廷大略一翻，浑身的血液就沸腾了。

“这些天我和大帅正为如何端掉日军的矿场、兵工厂、屯兵所而殚精竭虑地筹谋，没想到小少爷三两下就替我们解决了问题。”陈宣廷指着第二页的拇指炸弹说道：“不过这种老鼠炸弹恐怕不好控制。万一它们跑到老百姓家里怎么办？”

【不会。】庄理在纸上写道：【日军屯兵所附近没有老百姓居住，况且在这一区域，老百姓已经没有粮食可吃，所有余粮都被日军抢走。屯兵所里的粮食多到吃不完，泔水一桶一桶往外倒。只要把塞了炸弹的老鼠运到屯兵所外面的围墙，再把它们放了，它们自然知道哪里有东西吃。】

陈宣廷一想也是，不由感叹：“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啊！”

“那就这么办吧。”池冥拍板道。

“丁凝怎么办？”陈宣廷多问了一句。

“与她接触过的人有哪些？”池冥问道。

陈宣廷拿出一张名单，上面全都是南北政府以及各大军阀的重要人物，数量多达十八位。把这些人联合起来足以组成最为强大的一张间谍网。

之前被池冥拔掉的以林姨娘为首的间谍网根本就不够看。

“这个丁凝真是了不起。她如果把这张网发展起来，在华国就没有她得不到的秘密。”陈宣廷感叹道。

“这些人都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是有些麻烦。好在小宝破解了日本人的通讯密码，掌握了他们的战略部署，否则我们会被日本人压着打。”池冥脸色阴沉地说道。

陈宣廷也是一阵后怕。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小少爷的帮忙，他们会面对多么糟糕的情况。

一边是日本人对他们的战略部署了若指掌；一边是他们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毫无头绪。这就等于在擂台上拿刀与敌人互砍的时候忽然瞎了眼睛，其后果必然是死无葬身之地！

陈宣廷摇摇头，不敢再想下去。

池冥抱住庄理，把头埋入他温暖的颈窝，深吸了一口气。还好那一切都没发生。

“暂时不要动丁凝。她要拍戏就让她拍，她要发送情报也让她发，给她假的就行了。我们可以通过她掌握日军的动向，然后再来调整我们的作战计划。”池冥果断下令。

庄理转过身拍了拍池冥的脑袋，心里赞了一声“聪明”。

7480：“主人，有本事你大声点儿说。”

四个月之后，丁凝拍摄的电影上映了，票房成绩冠绝整个电影市场。

几乎在一夜之间，全华国人人都知道有一位电影明星叫丁凝，她美丽、优雅、迷人，演技也十分精湛，把渔家女小潮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她的海报被人贴得到处都是，她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杂志的封面，就连火柴盒和烟盒都印着她的小像。

她成了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为此，上海东方无线电台对她进行了一次采访。

采访当日，许多影迷守在收音机前，竖起耳朵认真聆听丁凝的声音。

庄流云把两张摇椅搬到院外的阳光下，又把收音机抬出来，冲抱着小猫站在二楼的弟弟招手：“小宝快下来，陪姐姐听广播。丁凝的采访快开始了。”

窗外春光大好，和暖的风裹着淡淡的花香往脸上扑，叫人舒服得直想打瞌睡。

躺在摇椅上晒着太阳，吹着微风，听着广播、捋着胖猫，倒也算是顶级的享受。

庄理被这样的前景诱惑了，趿拉着一双棉拖鞋，慢悠悠地走进院子。他刚躺下，主持人的声音就从收音机里传来：

“丁凝女士您好，我们的广播已经开始了，来，向所有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丁凝。”丁凝不愧为绝世美女，连嗓音都十分妩媚动人。

庄流云瞥了收音机一眼，然后拿出一捆绣线，用刀劈成更细的丝。

池冥和陈宣廷就在这时走了进来，一个与小宝挤在一张躺椅上晒太阳，一个自然而然地帮忙劈线。

庄理往池冥怀里缩了缩，脸颊贴着对方宽阔的胸膛，手掌按压着对方跃动的的心脏，已然习惯了这种亲密无间的相处。

庄流云却羞得满脸通红，小声说道：“大男人哪能劈线，快放下。”

“大男人为什么不能劈线？”陈宣廷低低地笑：“我觉得男人照顾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庄流云的脸颊红得像四月的桃花，水润的眸子偷偷瞥了陈宣廷一眼，雪白的贝齿也咬住了鲜嫩的唇瓣，娇羞的模样无比动人。

陈宣廷笑睨她一眼，然后就呆住了。

两人眉目传情的时候，丁凝已经说了一大段话。她向听众打了招呼，介绍了《海潮》这部电影，并详细说明了自已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但这些事都不是主持人感兴趣的。

一阵淅淅索索的响动后，主持人开口了：“听众朋友们，我手里正拿着一本名为《我的情史》的畅销书。想必大家已经看过了吧？对，这本书是池诚池二少的大作，里面有很多篇幅涉及到丁凝女士。正好丁凝女士也在这里，我们就来问一问，这些内容是真的吗？”

丁凝：“.....”

池冥眉头拧了拧，没好气地骂道：“池诚这个狗东西！”

陈宣廷忍笑道：“二少现在可不是狗东西，是华国知名作家。他新近出版的这本《我的情史》据说卖得非常好。”

庄流云脸颊红了红，做出嫌弃的表情，耳朵却竖地直直的。想来，全国听众都与她一样，十分期待这场采访。

主持人非常了解大众心理，见丁凝脸色铁青不愿回答，便得寸进尺地说道：“这样吧，我来给大家念一段。”

池冥立刻捂住了庄理的耳朵。

庄理舒舒服服地窝在他怀里，并不反抗，因为这样捂根本没用。

主持人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我现在念的是第 74 页的第二段。池二少是这样写的：丁凝是我此生最爱。这女人有个怪癖，喜欢不穿衣服站在镜子前，默默欣赏自己美丽的胴体。她常常捧着奶子问我：二少，它们若是大点会不会更好？我便笑着说：够了，我已经两只手都握不住了.....”

池冥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低，再次骂道：“混账东西！”

庄流云想去调大音量却又不敢，只能一眼又一眼地偷觑池大哥。

她可爱的模样逗得陈宣廷直发笑。

庄理却不怕池冥，拽开这人的手，把音量调大。

只可惜主持人已经念完了池诚的大作，而丁凝也调整好了心态。

她笑着说道：“我并不认为女性欣赏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对。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需要认识自己，尊重自己，热爱自己。我想，一个有风度的男人是不应该把这些事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讨论的。”

主持人也是男人，所以尴尬地咳了咳。

由于丁凝背后站着很多权贵，主持人也不能把她得罪得太死，便转移话题道：“我们给您取了一个绰号，您知道吗？”

“什么绰号？”丁凝的声音听上去似乎很感兴趣。

“我们私底下都叫您盛世巨星。”主持人一本正经地说道。

“噗！”庄流云一个没忍住竟然笑喷了。这个梗只有她能理解，因为上辈子的此时此刻，丁凝的称号是“乱世巨星”。

丁凝：“.....”

沉默片刻后，她强打精神问道：“这话怎么说？”

“因为您的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华国正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我们的抗日联军不废一兵一卒就炸掉了日本人的煤矿、

兵工厂和屯兵所，解放了东北全境，粉碎了日军全面占领华国大陆的计划。

“随后，我们的海军又在吴淞口把日本的舰队包了饺子，重创了日本海军。我们国家造出的高射炮，射程达到了四千多米，一个小时便打下日本人五十多架飞机，重创了日本空军。

“等您的电影放映结束，我们已经击溃日军，获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

主持人停顿片刻后结结实实拍了一个马屁：“丁凝女士，您说您是不是盛世巨星？您的电影就是对华国盛世的献礼！”

表面华国人，实则日本间谍的丁凝：“.....”

如果手里有枪，她可能已经把这个主持人给毙了。

庄流云掩住嘴又是一阵轻笑。

从乱世巨星变成盛世巨星，对丁凝来说，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差点憋出内伤的丁凝只能咬牙而笑：“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

后面的问题丁凝已经没心思回答，随便敷衍几句就结束了采访。

而庄流云则扶着额头，惬意地叹了一口气。

当天晚上，丁凝所属的电影公司在上海最豪华的酒店举办了一场庆功宴，广邀各界名流前来出席。

日本人全面溃败已是不可扭转的事实，所以受邀宾客全都来了。

池冥走进宴会厅时受到了最多瞩目，所过之处总会有人迎上来寒暄敬酒，而庄理则被庄流云和陈宣廷带去了餐厅找吃的。

“小宝，这些是果汁，这些是酒。果汁可以喝，酒是不能碰的，你明白吗？姐姐帮你去拿小蛋糕，你坐在这里乖乖等姐姐好不好？”庄流云严肃交代。

陈宣廷也是大红人，被几个政要拉走了。

庄理眨着乌溜溜的眼睛，状似乖巧地看着姐姐。

庄流云揉揉他的脑袋，这才走了。

庄理立刻拿上一杯红酒，溜溜达达地来到无人光顾的露台。

7480 吐槽道：“主人，你姐姐看见你喝酒会锤爆你的脑袋。”

庄理充耳不闻，自顾抿着红酒，却不防身后探出一只手，把他的酒杯夺走，一个宽阔的胸膛也压了上来。

“小宝你不乖！”池冥低沉的嗓音在他耳边响起。

7480 幸灾乐祸地笑了：“哦豁！被抓现行了！”

庄理却一点也不紧张，回过头，专注地看着池冥。他的这具身体从来没喝过酒，才一小口便已经染红了脸颊，打湿了眼瞳。朦胧的水雾在他漆黑的虹膜里流转，似深潭一般溺毙了池冥。

池冥的身体僵住了，心脏却开始狂跳。

庄理把手放置在他胸口，感觉到皮肤下的强烈震颤，殷红嘴角便勾了起来。

他上前一步，把池冥推入摆放在角落的柔软沙发，然后自己跨坐上去。

两具火热的身体紧紧贴合在一起，有着同样的渴望，同样的心跳，同样的燥热。

池冥的 M500 已经坚硬的无法隐藏。

庄理慢慢搂住他的脖颈，把自己满带酒香的薄唇贴上他滚烫的唇。

池冥粗喘了一声，无比嘶哑地问：“小宝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回答他的是庄理忽然蹿进他口腔的湿滑小舌。一个令人迷醉的吻发生在这个隐秘的角落，爱与欲念糅合而成的花火在两人的脑海中绽放。

偏在此时，一道故作慵懒的嗓音响起：“原来池大帅喜欢兔儿爷呀。”

池冥马上结束这个吻，把小宝的脑袋压入自己怀中，恶狠狠地朝对方看去。

丁凝扭着细腰款款而来，低声诱惑：“大帅，想玩点刺激的吗？”她瞥了庄理一眼，轻笑道：“小少爷还没开过荤吧？我跟你们一起玩好不好？花唇、后庭都很美，大帅不想尝尝吗？”

她说着说着就伸出手去捏庄理的下颌，意图挑起少年的欲念。

池冥彻底被她激怒，抱着庄理站起来，迅速从后腰掏出一把手枪，顶住丁凝的眉心。

丁凝吓得脸色惨白，想都没想就举起手做投降状。

她原本打算把池冥勾上床，杀了这个男人，向日本人请罪，却没料池冥根本就不吃她这一套。

池冥放下庄理，几步走上前，掐住丁凝的后脖颈，把她压在桌上，枪管戳着她的太阳穴，嗓音冷酷：“你想给谁开荤，嗯？”话落枪管一偏，竟毫不顾忌外面的宾客，直接打穿了丁凝的右手。

刚才就是这只手试图去摸小宝的下颌。

7480：“卅啊！说开枪就开枪，老子差点被神灵吓死！”

丁凝已经被吓死了，正不顾形象地尖叫。

庄理却从后面抱住池冥的腰，脸颊贴着他宽阔的背轻轻蹭了蹭。

他爱死这个男人。

原本怕吓着小宝的池冥立刻放下心来，没有回头，却抽出一只手，轻轻揉了揉小宝的脑袋。

听见枪声，陈宣廷竟也毫不惊讶，只是略一拍手就有几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冲入宴会厅，从诸位宾客中扯出十八个政要，用枪比着脑袋。

这十八个人本就心神不宁，看见被池冥单手拎出来的丁凝就什么都明白了。

他们出卖国家的事终究还是暴露了。

不明就里的宾客吓得全都往角落里缩，还有人颤声问道：“怎么了？怎么了？”

“抓日本间谍，没你们的事。”池冥把丁凝扔给陈宣廷，自己则半抱着庄理匆匆离开。

陈宣廷示意庄流云赶紧跟上，否则大帅一定会把她忘到脑后。

“我要处理这些间谍，没有时间送你回去，抱歉。”他温柔地说道。

“没关系，我先走了，你，”庄流云停顿片刻，然后脸颊通红地说道：“你早点回来。”

她匆匆跑远了，并未看见陈宣廷满足的笑容。

直至此时，隐藏在人群中的池诚才探出半个脑袋，对自己的编辑说道：“我的下本书有着落了。”

“你准备写什么？”编辑连忙追问。

池诚指了指被拷住手脚的丁凝，异常满足地说道：“就写她潜伏在我身边，利用我与这十八个政要搭上关系的风流韵事。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间谍之色诱》，总共十九个章回，一个章回写一个政要。你觉得读者会喜欢吗？”

编辑激动地直拍手：“喜欢！怎么不喜欢！我现在就想听你说说这些内幕！”

站在两人周围的宾客马上围拢过去，满脸都写着狂热的探听欲。

池诚咳了咳，忽然觉得丁凝这个女人也不错。他下半辈子全靠她养活了。

21

池冥把庄理带回家后心中的愤怒还未平息。

只要一想到丁凝的手差点摸到小宝的下巴，还准备引诱小宝尝试男欢女爱，他就恨不得回到宴会厅，一枪打穿丁凝的脑袋。

他坐在沙发上擦拭枪管，脸上蒙着一层寒霜，身后是不断传来水声的浴室。

几分钟后，浴室门打开了，庄理穿着一件大浴衣走出来，往池冥宽阔的背上一扑，两只手箍住池冥的脖颈，在他耳边轻轻喷着热气。

池冥满心怒火瞬间转变成了另一种更为燥热的火。

他嗓音沙哑地说道：“小宝快下来！”

庄理不但不下来，还把他的脖子箍得更紧，细长的食指轻轻划拉着他的肩膀，慢慢写下两个字：**【继续。】**

池冥愣了好一会儿才干涩道：“继续什么继续？”

庄理头一次在他耳边笑出了声。这声音是婉转的，轻柔的，像海妖塞壬的吟语，像夜之恶魔的引诱。

池冥的耳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上绯红的色彩，从颈后到全身迅速冒出一层鸡皮疙瘩。他是真的没想到小宝能发出如此引人遐想的声音。

他连忙回过头，却不小心撞进了少年深邃的，闪烁着迷蒙光晕的双瞳。

这魔魅的瞳孔摄住了池冥的全部心神。

他不受控制地进入了少年的精神世界，探索这个世界的渴望无时无刻不在焚烧他的理智。

他像石头一般僵硬。

庄理伸出细长的食指，在他眼前轻轻一勾，然后把犹带几分水意的柔嫩唇瓣递送上去。

池冥不知不觉就张开嘴，接受了少年慷慨的馈赠。他迫不及待地含住少年的双唇，缠住对方灵巧湿滑的舌尖……

两小时后，池冥趴在庄理背上，喘着粗气问道：“小宝，这种事你是跟谁学的？”

少年的表现好到出乎他的意料。

庄理闭着眼睛趴了一会儿，然后掀开池冥，披着浴衣跳下床，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大堆春宫图。

池冥走过去，略翻几页，整个脸就黑了，咬牙切齿地骂道：“池诚这个狗东西！”

春宫图里排布着一大段一大段注解，很明显是池诚的字迹。他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图上的姿势到底可不可行，舒不舒服，并且分享了自己的实践经验。

按照小宝的聪明才智，他能学不会吗？

池冥拿起一本春宫图想撕成碎片，扫了扫池诚的注解又犹豫了。妈的，这小子还真是这方面的行家，很多地方都很值得学习。

“这些东西我没收了，以后你想看只能来找我，我们一起看。”池冥把这些书收拢起来，拿去了自己的书房。

庄理亦步亦趋地跟在他后面，嘴角勾着一抹窃笑，然后快走几步，轻轻抱住了这人的腰。

第二天早上，庄理穿着一件白衬衫，懒懒散散地走下楼，坐在认真刺绣的庄流云身旁。

庄流云笑睨他一眼，看见他脖颈处的点点红痕，目光便凝固了。

她连着做了好几次深呼吸才轻声开口：“小宝，是不是池大哥欺负你了？”

说这话的时候，她已放下绣花针，从篮子里挑出一把锋利的小刀，紧紧握在手里。

庄理连忙把她抱住，破天荒地开了口：“不是欺负，是喜欢。我喜欢池大哥，也喜欢姐姐。”他用自己的脑袋轻轻蹭了蹭庄流云的脑袋。

庄流云从来没听过弟弟的声音，这是两世以来的头一次。

两行热泪顺着庄流云的脸颊滚落，她哭了，她既感到狂喜又十分揪心。喜的是弟弟正逐渐变成正常人，揪心的是万一池大哥对他只是玩弄该怎么办？

可是她还来不及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弟弟就见池冥从二楼走下来，一把将弟弟捞进怀里，极珍惜地吻着他的额头，然后抱着弟弟走到外面的春光里，一起坐在摇椅中晒太阳。

池冥根本就没看见庄流云哭泣的脸。

他每一次都是如此。只要庄理在，他的眼中就看不见别人。

庄流云呆愣地坐了好一会儿才慢腾腾地抹掉眼泪。这也太尴尬了。

她一个人疼地撕心裂肺，那两人却根本不知道她在发什么神经。

她握着小刀走到门口，却见小橘甩着尾巴跳到弟弟怀中，懒洋洋地趴下。

池冥一只手枕在弟弟脑后，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弟弟的头发，满脸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爱意。

庄流云长久地看着两人，握紧小刀的手终于缓缓松开。她摇摇头，自嘲一笑，这才回到屋里继续刺绣。

又过了一会儿，陈宣廷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先是无声无息地坐在她身边，认真欣赏她的绣画，然后猝不及防地说道：“流云，我喜欢你。”

庄流云心脏狂跳了一瞬，被深深伤害过的记忆立刻化为心魔盘踞了她的脑海。

她喉咙干涩得说不出一句话。

陈宣廷却并未留下等待她的答复，只是揉了揉她的脑袋便站起来，低声说道：“不用急着回答。我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等待你的首肯。你做你自己，不用顾虑任何东西。什么时候你觉得可以了，只要招招手，我就会来到你身边。”

他戴上军帽，大步走进暖黄的日光里。

他并未咄咄逼人，也未展开热烈的攻势，他的存在就像空气，可以是必须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他不需要庄流云做出任何改变，因为他喜欢的就是庄流云最为本真的模样。

看着陈宣廷消失在阳光中的背影，庄流云忽然泪流满面。

她捂住脸，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喜欢。上辈子她根本没喜欢过那个深深背叛自己的男人，那只是绝望中的挣扎，溺水中的救命稻草而已。

但陈宣廷不是挣扎，也不是稻草。他的存在之于她是温暖的港湾。

庄流云放下捂脸的手，对着已空无一人的门庭轻轻说道：“我也喜欢你。”

丁凝被捕的消息震动了整个华国。

谁都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日本人的间谍。

法庭公开审理了她的案子，公布了她一条又一条罪证。这彻彻底底激怒了民众。

贴满街道的丁凝的海报一夜之间被撕扯得干干净净；刊登着她的照片的杂志被人囤积在一处焚烧；印着她的小像的烟盒与火柴盒根本卖不出去。

她从法庭走出来的时候，民众纷纷投掷石块，差点把她当场砸死。

不管是乱世巨星还是盛世巨星都跟她没有关系。她是国人最痛恨的灾星。

第二天晚上，丁凝被枪决，池冥和一众政要观看了行刑过程，各大报刊派来的记者也都在现场采访，并拍摄了很多照片。

庄理和庄流云也跟来了，不过他们坐在休息室里喝茶，看不见血腥的场景。

枪声传来的时候，庄流云完完全全松了一口气。她的命运再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7480 发动口技：“叮！检测到附近有金手指掉落，请主人尽快回收。”

“这种人能有什么像样的金手指。”庄理轻蔑地笑了笑。

十分钟后，他惨被打脸。

他溜进法场，回收了丁凝的金手指。这是一个名为“间谍大礼包”的东西，据 7480 所说，这种大礼包是从商城的摇奖系统里摇出来的，连等级都排不上。

它囊括了八国语言、超强记忆、中级格斗、枪械精通、交际能力等一系列间谍必须具备的技能。装载了它，一个普通人马上就能变成超级间谍。

庄理每看一样技能便发出一声嗤笑，然而，看到最后一项时，他沉默了。

7480 定睛一看，也跟着默了默。

最后一项技能名为“SSS 级房中术”。SSS 级看着很牛叉，但与“房中术”三个字结合在一起，逼格瞬间便掉到谷底。

这种奇奇怪怪的技能不要也罢。

思及此，7480 催促道：“主人，你还愣着干嘛？快把金手指丢进能量槽融掉啊！”

庄理迅速把“SSS 级房中术”剥离出来，存入自己的大脑进行揣摩学习，把剩下的技能扔进了能量槽。

“这是我迄今为止收集到的最好的金手指。”他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7480：“.....主人，你听见打脸声了没？”

这一世，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败了日本人，也没经历过内战，所以发展速度非常快。

当庄理和池冥双双离世时，华国已是世界第一流的强国。

两人的葬礼举办得非常隆重，庄流云和陈宣廷并肩站在灵堂内，向前来吊唁的宾客鞠躬致谢。他们也老了，感情却一如初见。

在另一个异度时空，冥正疯狂扫荡着肆掠在这座荒原上的怪物。

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是最初孕育他的地方，而他作为这里的神灵却被赶出家园，在宇宙中流浪。

他曾想过彻底放弃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与邪恶的主神同归于尽。但现在，他改变心意了。

他要用自己的刀洗涤这片荒原，让它恢复成最初那个生机勃勃的模样。

为了心中的爱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点希望。